

後漢書

廿四之卅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査

第 二 號



列傳第十四

子慶

子防

族孫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二十四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

因為氏馬服者言能服馭馬也史記曰趙惠武帝時呂更二千石自邯鄲徙焉

曾祖父通言功封重侯坐兄何羅反被誅重合縣屬勃海郡

故援再世不顯祖敬安不得為顯任東觀漢記通生實宜

援三兄況余員東觀記曰況字若平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為二千

石况河南太守余中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

不能守章句東觀記曰受齊詩乃辭况欲就邊郡田牧東觀記曰援以况出為

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曰朴且從所好

會况卒援行服暮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廬舍後

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王莽置司命官上囚有重罪援竟行縱之遂

馬服氏

東觀漢記曰况字若平

况河南太守余中

東觀記曰受齊詩

况欲就邊郡田牧也

從其所

請也

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

氏畜牧自援祖實本客天水文仲又嘗為牧師今是時員為護苑使者故人賓客皆依援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

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

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已班

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

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為掾涉字巨光見前書薦之於莽莽已涉為鎮

戎大尹王莽改天水為鎮戎改大尹為大尹援為新成大尹莽改漢中為新城及莽敗援兄員時為增

山連率莽改上郡為增山連率亦大尹也莽去典郡者公為牧侯稱辛正伯稱連率其無封爵者為尹也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

州世祖即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員復郡卒於官援因留西州隗囂

甚敬重之曰援為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

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說文曰閭閭也杜預注左傳閭閭門也相善曰為既至當握

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已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

援制都布單衣東觀記曰都作客史記曰答布子匹前書音義曰答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故錯履無縫皆布名方言曰襜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襜謂之襜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解在公孫述傳警

蹕就車磬折而入蹕者折身如禮饗官屬其盛欲授援已封侯大將蹕之曲折敬也禮饗官屬其盛欲授援已封侯大將

軍位賓客皆樂雷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

士哺食也吐謂公議伯禽曰吾一沐三握髮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士心也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言若布帛修整其

布帛一有幅焉為之度使無差如備人形禮記曰謂為備者不仁鄭玄云偏備人此子何足久稽天

下士乎禮記曰謂為備者不仁鄭玄云偏備人而妄自

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遣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

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

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家語曰君擇臣而臣亦擇君而事之

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進臣臣今遠來陛

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東觀記曰援初到數令中官引上持上帝

在宣德殿南廡下但頓坐故之簡易也

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

竊也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

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曰為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

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曰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傳也

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東觀記曰凡十四見每按讌語自夕至旦才

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淵達多大節略與高帝

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

也高帝無可無不可此論語孔子自言已之所行也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

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

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援曰二輔地曠土

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會隗囂用

王元計意更狐疑狐性多疑故曰狐疑援數上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已得

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

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鄒陽書曰雖不成萬乘之客者左右為之容臣不自

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軒言為人無所輕重也

詩云如無如許難音弗利反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

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

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

敢譏以非義而囂自揆姦心盜憎主人左傳晉伯宗妻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怨毒之情遂

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

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

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

陳禍福以離囂支黨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

無恙春卿楊廣字前別冀南天水冀縣也寂無音驛援問還長安因畱上林竊見

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李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表猶標也言為標

振之罪為天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

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詔邪之說游翁王元字也自謂函谷以西舉

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聞至河內過存伯春存伯春問也見其奴吉

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

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

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其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

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二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

事乎木者謂梓楛及械也司馬遷曰木者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眾者欲

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

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

折愧于陽而不受其爵愧猶辱也今更共陸陸陸陸猶陸陸也欲往附之將誰為

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乎主給是哉時子陽獨欲以王相

待謂欲封為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握而

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字林併音且正反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游游

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大人謂其說季孟

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

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

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謂曰

曰嗟言朋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腭咋舌又手從族乎

萎腭與弱也萎言於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以食且來君叔天

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

於此商度必不負約援不得久暫願急賜報廣竟不答八年帝自西

征囂至漆漆縣屬右扶風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允豫未決

允行說也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尤音以林反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群議質之質定也援

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

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

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第一囂眾大潰第一解見晉書九年拜

為太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人居

塞內金城屬縣多為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

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迺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

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

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璽臨浩音音告門縣名屬金城郡浩水名也璽者水

於允吾谷允吾音音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

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

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

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

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破羌縣名屬金

城郡故城在今鄯州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

依固其田土肥壤無地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湟水名據前書出金城臨

州湟水縣取其名也一名湟水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東觀

置長吏繕城郭起塢侯字林曰塢小障也一曰小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

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氏人背公孫

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

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為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

之至氏道縣氏道縣屬武都郡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

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

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續漢志曰郡當邊成

丞為長吏又區諸曹掾史頗哀老子使得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

守事耳旅距不從之說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

道長詣門狄道縣屬隴西郡今隴州縣也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

敢復犯我曉狄道也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曉喻也寺舍官舍也良怖急者可狀下伏

也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人為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

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

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東觀記曰凡十三難後一解之條奏其狀也

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為人明須

髮眉目如畫東觀記曰援長七尺五寸閉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

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

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

嘗不用初卷人維汜卷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也詆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

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呂誑惑百姓十七年

遂共聚會徒黨攻沒皖城皖縣名屬廬江郡今舒州懷寧縣皖音下飯反又下管反殺皖侯劉闓自稱

南嶽大帥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為廣所敗於是使援

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又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

貳反徵側者菴冷縣維將之女也嫁為朱焉人詩索妻其雄勇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訓怨怒故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

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於是璽書拜援伏

波將軍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尺外帶城字令印皇字為白下羊承印也所宜齊同焉曉古文字者事已扶樂侯劉隆為

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趾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

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隨山刊道千餘里也刊除也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

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

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魏志云徵側兵起都龍泠縣及馬援討之每人金漢元中二年乃得之封援為新息

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醺酒勞饗軍士醺酒也詩曰醺酒有藹毛長注云以酢曰醺醺音所宜反從

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

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周禮曰市人為市行澤者欲短載行山者欲長載知能則利長載則安也御款段馬款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

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

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鳥跼跼

墮水中為鳥也跼跼墮貌也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

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

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

羊等首無功至居風無功居風一縣名並屬九真郡居風今愛州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

援奏言西于廩戶有三萬二千西于廩記曰援到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界也

遠界去庭千餘里庭縣屬交趾郡請分為封溪望海二縣許之封溪望海縣並屬交趾郡

援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曰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

律較者十餘事較中與越人申明舊制曰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

將軍故事駱者越別名二十一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

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

銅鼓乃鑄為馬式式法也表氏廣州記曰鼎鑪鑄為鼓鼓唯高大為首而細者餘初成懸于庭剋其公首酒致致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為大銀枕以

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史記平準書曰以

遠近之難昔有騏驎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伯樂秦穆公時善相馬者也相寬鹽

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

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

鐵論曰騏驎自鹽車垂頭于太行之阪見伯樂則噴而長鳴

鐵論曰騏驎自鹽車垂頭于太行之阪見伯樂則噴而長鳴

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功效臣愚目為傳聞不如親見視

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

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東門姓也京名也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

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鞫中帛

氏口齒謝氏脣鬻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曰為法後銅馬相法口水火欲分明水火在

鼻兩孔間也下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上唇欲緩欲前而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寸則千里目欲滿而睛腹欲充臍欲小季肋欲長長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股也腹下欲平而清欲深長而膝全欲起則脈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

置於宣德殿下曰為名馬式焉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

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眾

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自戶漢書曰平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

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曰能長久乎

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易相尚擾北邊欲自

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

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易相寇

扶風後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

月復出屯襄國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岡縣也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

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墜自持勉思鄙

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

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障塞易相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

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

曰梁伯孫帝婿松尚縣陰公主適雍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

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禮記曰見

父之親友不謂之進不謂之退不謂之受同志如事父也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

尚擊武陵五溪蠻夷鄭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雒溪橫溪酉溪瀘溪辰溪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蠻皆槃瓠之子孫也子俗雜作能雜作胡雜作

尚擊武陵五溪蠻夷

尚擊武陵五溪蠻夷

武在今辰州界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

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

雙鑠哉是翁也雙鑠助貌也東觀記作雙是蓋援音亦轉反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臣

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施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

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索盡也常恐不得死國事

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

調介介獨惡是耳長者家兒謂權豪子弟弟介介猶耿耿也明年春軍至臨鄉東觀記曰二月到武陵臨鄉也遇賊

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

下雋縣名屬武陵辰州沅陵縣屬音字亮反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壺頭山名也在辰州沅陵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壺頭山也帝初以

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亮道援以為弃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

喉咽搃持也亮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

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

室以避炎氣武德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

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兒好時候弁書

曰前舒上書當先擊亮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

奮今壺頭亮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

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言似商胡所至之處

輒停胡賈胡音古言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弁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

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以援在受其拜遂

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並余

也喜音許吏反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

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

正法謂譏刺時政也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

惡之甚矣所曰復言者施衿結禱申父母之戒說文曰衿交在也詩云觀

之禕也女施衿結禱爾雅曰禕也郭璞注曰即今之香纓也儀禮父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也若其禱毛萇注云禱婦人

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

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

雖重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

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也效季良不得陷為

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

將下車輒切齒州郡巨為言吾常為寒心是巨不願子孫效也季

良名係京兆人時為越騎司馬續漢書曰越騎係仇人上書訟係為行

浮薄亂群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巨誠兄子而梁松實固巨之

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問巨訟書及援誠書

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係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為

山都長山都縣屬陽都故城在今山東由此擢拜零陵太守今永州也初援在交趾

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巨勝瘴氣柳農本草經曰薏苡味甘微寒土風溼

南方薏苡實大援欲巨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巨為南土珍怪

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巨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巨為

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犀之有馬武與於陵侯昱等昱司徒侯皆巨

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巨喪還舊坐裁買城西數畝

地橐葬而已漢書曰橐也與纒同橐草也以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

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巨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

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周書曰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眾

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夫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蒯通說韓信背漢高

臣怨乎不以無求備於一人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蒯通說韓信背漢高

馬高祖追橫橫自殺以王禮葬之並見前書也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

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

而奔楚章邯為秦將使人請事至咸陽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使還報邯畏趙高之威降項羽燕將據聊而不下史記曰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

之于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敵歸聊即今博州聊城縣也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未規猶下計也詩云

巧言如簧類善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

險難間關猶觸冒萬死孤立群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

口豈顧計哉戰國策曰魏安釐王與秦將人朝周詔止之王曰許綰為我呪曰若入不出請

猶鼠首也因主於不測之秦而向主以首竊為上不取也司馬遷書曰重

郡之使徵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魏囂國計狐疑眾營未集

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

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彌慰邊眾乃招集豪傑曉

誘羌戎謀如湧泉執如轉規規員也孫子曰戰如轉員石於萬仞之山者死也遂救倒懸之急孟子

存幾亡之城幾音所幾近也兵全師進因糧敵入隴冀略平而

獨守空郡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

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吐土多障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

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

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已久而立功或已

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

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

僵死軍事僵什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眾庶未聞其毀

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韓子曰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

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否三人言上信乎曰寡人信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市有虎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

隙並與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

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呂間楚軍不問

出入所為豈復疑呂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

此鄭魯之所悲也史記鄭陽言曰昔者魯季孫之說而逐孔子朱信子詩云取彼

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詩小雅巷伯

吳吳天也投與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豎無也

吳天制其罰也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已功除公羊傳曰夏滅

也高祖曰聖王之祀臣有五義禮記曰大聖王之制祀也法

之身為不若援所謂已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

罪宜絕宜歸臣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藥布哭

彭越彭越為梁上藥布為梁大夫使於齊趙以謀反冒陳悲憤戰慄

關東書奏報歸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侯援兄況勃

本方領能矩步漢書曰勃能說韓詩前書音義曰頰下施於辭言嫺雅嫺音閑嫺

也司馬相如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

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與也稟受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

請試守渭城宰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北及援為將軍封侯而

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已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父

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肅宗即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東觀記曰肅宗下

縣人故雲陽令朱勃世武中以伏波將軍爵上不得上書陳狀不仰罪及惟其志有初援

兄弟壻王磐子石子石磐王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擁富

貴居故國為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

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

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長者謂象用氣自行多所

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下鴻事相連坐死

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足

行軍之司馬也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已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

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舊防謂侯王子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

不許交通賓客

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曰為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

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張敖為趙王其相貫高高祖不禮趙王高祖之置人壁中欲害高祖又任章交宣霍氏女婿坐謀反誅宣帝制昭帝廟章乃去服夜

數呂神亦豫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為

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雲臺在南宮也曰椒房故獨不及

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

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

中郎將持節追策諡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

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

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曰為將相器故曰客卿

字焉援字焉援卒後客卿亦天沒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曰下時主將懷負鼎

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伊尹負鼎以手搏火武庚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謂

梁松王鳳高神等皆如所言也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居功名之地

之者夫利不在身曰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曰之斷義必厲誠能回

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見人之謂智自見之謂明以自見之明為見人之用其於物理豈不通乎

廖字敬平少曰父任為郎東觀記曰廖少習易經清約沈靜援擊武谿無功卒于師廖不得嗣爵明德皇后既

立拜廖為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代

趙熹為衛尉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

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曰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曰百姓不

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前漢書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纁纁

罷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

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書曰運上命從厥攸好

命從厥攸好

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

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漢子曰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也

長安語曰當時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

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令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

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言檢素約簡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

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自勉勗法太宗之隆德

戒感哀之不終太宗孝文也玄默為化身矣文雖武帝下詔務從儉約禁斷綺縠女樂嫁

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相九三爻辭也其下震上

誠令斯事一竟竟猶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言芳馨也

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行仁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

側且當警人夜誦之音齊人無月者也古者幹師教國子誦六詩而書禮樂志云乃

太后深納之朝廷大議輒曰詢訪廖性質誠良慎不愛權執聲名

盡心納忠不屑毀譽王述曰此言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其議不得

已建初四年遂受封為順陽侯且特進就第每有賞賜輒辭讓不

敢當京師且是稱之子豫為步兵校尉太后崩後馬氏失執廖性

寬緩不能教勒子孫豫遂投書怨誹又防光奢侈好樹黨與八年

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物無也故事後詔

還廖京師永元四年卒和帝且廖先帝之舅厚加賄賂使者弔祭

王主會喪諡曰哀侯子遵嗣徙封程鄉侯遵卒無子國除元初三

年鄧太后詔封廖孫度為潁陽侯

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與弟光俱為黃門侍郎肅宗即位拜防中

郎將稍遷城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西保塞羌皆反羌東吾地當之

拜防行車騎將軍事且長水校尉耿恭副將北軍五校後也以其父真

兵及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之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

後漢二十四

尉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別使兩司馬

將數百騎分爲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爲大營多樹幡幟湯言大

兵且當進羌候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日遂鼓譟而前羌

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防開以恩信

燒當種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在臨洮西南望曲谷關元注水經云

南去龍桑城二百里十二月羌又敗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和羅谷死者數

百人明年春防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大道向其前潛遣司馬

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心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

人繞其西三道俱擊復破之斬獲千餘人得牛羊十餘萬頭羌退

走夏駿追之反爲所敗防乃引兵與戰於索西又破之索西縣名故城在今岷州和政

拜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故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光自載騎

校尉遷執金吾四年封防相陽侯光爲許陽侯兄弟二人各六千

戶防戶顯宗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百五十戶屢

上表讓位俱戶特進就第皇太后崩明年拜防光祿勳光爲衛尉

防數言政事多見采用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解

皇帝子鉅爲常從小侯以小侯故六年正月戶鉅當冠禮記曰二十冠冠儀禮

紀玄冠朝服有司如主人服玄纁纁古告古若不吉則緇連日如初前期三日鉅當冠如冠日之儀陳

服于房中西牖下東領北上始加纁布冠次皮弁次加爵弁婦子冠於阼以著代也三加而強尊

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禮曰今日吉辰加纁元服纁幼志順爾成德特拜爲黃門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

鼎俎自臨冠之明年防復戶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王田廬中

王馬以鄴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建武三十二年徙封中山永平二年就國故以其田廬賜防也戶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奴婢各

千人已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

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曲度謂曲也賓客奔湊四方畢至

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爲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

...

時賑給鄉閭故人莫不周給防又多牧馬畜賦歛羌胡帝不喜之

數加譴敕所已禁遏甚備由是權執稍損賓客亦衰八年因兄子

豫怨謗事有司奏防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悉免就國臨上路

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

令許侯思憊田廬有司勿復請謂田廬也曰慰朕渭陽之情渭陽詩秦感也

秦康公之弟也光為人小心周密喪母過哀東觀記曰光嘗母喪哀慟感傷

帝曰是特親愛之乃復位特進子康黃門侍郎永元二年光為

大僕康為侍中及竇憲誅光坐與厚善復免就封後憲奴誣光與

憲通自殺中觀記曰奴名王當初竇氏有事王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懷挾欲中光官捕

自山詣明光無惡言光子明家屬歸本郡本郡復殺康而防及廖子遵皆

坐徙封丹陽防為翟鄉侯租歲限三百萬不得臣吏民防後曰江

南下溼上書乞歸本郡和帝聽之十三年卒子鉅嗣後為長水校

尉永初七年鄧太后詔諸馬子孫還京師隨四時見會如故事復

紹封光子朗為合鄉侯

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為揚州牧嚴少孤東觀記曰余卒時嚴七歲依姊壻

復終會逃夫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族鳳曹首為格安侯相迎嚴歸養親之至四年以而

好擊劔習騎射東觀記曰嚴從其叔門後乃自援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

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東觀記曰從司徒因覽百家群言遂交結英賢

京師大人咸器異之大人長者仕郡督郵援常與計議委以家事弟

敦字孺卿亦知名援卒後嚴乃與敦俱歸安陵居鉅下次與注曰鉅下地名也三

輔稱其義行號曰鉅下二卿明德皇后既立嚴乃閉門自守猶復

慮致譏嫌遂更徙北地斷絕賓客永平十五年皇后敕使移居洛

陽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畱仁壽園與校書郎杜

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常與宗室近親臨邑侯劉復等論議政

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常與宗室近親臨邑侯劉復等論議政

事甚見寵幸後拜將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

西河美稷美稷縣名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敕

嚴過武庫祭蚩尤武庫掌兵器令一人秩六百石前書音義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今祭之見高祖紀帝親御阿閣阿閣也

觀其士眾時人榮之肅宗卽位徵拜侍御史中丞除子鱣為郎音

特免特免也前書王鳳薦功伯於成令勸學省中勸勉也前書王鳳薦功伯於成其冬有日食之災嚴上封事

曰臣聞日者眾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

代之尚書音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無功不黜明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

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為尤異異則中音

刑法中音階不卽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宋輔揚州刺史

倪說倪音五兮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考按又選舉不

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

能否前書武帝元符五年初置司直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輸漢書曰年老優游

不案吏罪丙吉字少卿後人也宣帝時為丞相宜於是宰府習為常俗更共

罔養罔養猶自崇虛名依違也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

宜敕正百司各責依違也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音法令

傳曰上德音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

人狎而翫之為政者寬音濟猛音濟寬左傳鄭子產滅子太叔為政之詞也如此綏御

有體災眚消矣實亦災也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黼等官建初元年遷五官

中郎除三子為郎嚴數薦達賢能申解冤結多見納用復音五官

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二年拜陳留太守嚴當之職乃言於帝曰

昔顯親侯竇固誤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盧屯煩費無益又竇勲

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勲女為皇后竇氏方寵時有側聽

嚴言者曰告竇憲兄弟由是失權貴心嚴下車明賞罰發姦慝郡界清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違急各曰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為備詔書敕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典郡四年坐與宗正劉軼少府丁鴻等更相屬託徵拜太中大夫十餘日遷將作大匠七年復坐事免後既為竇氏所忌遂不復在位及帝崩竇太后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孫永元十年卒于家時年八十二弟敦官至虎賁中郎將嚴七子謂固位續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觀群籍善九章算術劉徽九章算術曰方田第一粟米第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帝時為護羌校尉遷度遼將軍所在有威恩稱融自有傳

校字伯威援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同產毅卒無

子校心喪三年東觀記曰毅服校屬國都尉建初中仕郡功曹舉孝廉及馬氏廢肅

宗曰校行義徵拜謁者永元元年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飢奏罷

鹽官曰利百姓賑貧羸薄賦歛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

石頌之東觀記曰校在廣陵陂人江海化為魚蝦與復陂湖增歲租十餘萬斛永元二年轉漢陽太守有威嚴稱

大將軍竇憲西屯武威校多奉軍費侵減百姓憲誅坐抵罪後數

年江湖多劇賊曰校為丹陽太守校發兵掩擊皆禽滅之轉會稽

太守治亦有聲轉河內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卒于家

贊曰伏波好功爰自冀隴南靜駱越西屠燒種徂年已流壯情方

勇明德既升家祚曰興廖乏三趣防遂驕陵左氏傳曰宋正考甫三命滋益恭一命而復再命而僭三命而

俯循精而走亦莫余敢侮

第十四

後漢書

後漢書

卓魯魏劉傳第十五

後漢書二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

博士江生江生魯人江翁也昭帝時博士號魯詩宗見前書習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為通儒

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東觀記曰茂為

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

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

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

如此後已儒術舉為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密令洛州密縣也勞心諄諄視

人如子諄諄忠謹之貌也詩曰誨爾諄諄諄音之順反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

之家語曰密子賤為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部亭所部也茂辟左右

及古明

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曰恩
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
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曰遺之吏旣卒受故
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曰貴於禽獸者曰有仁愛知相
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曰相親況吏與民乎
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
曰相交以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
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
順人情今我曰禮教汝汝必無怨惡曰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
一門之內小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
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
部爲置守令以不爲嫌理事自若東觀記曰茂在居
久之吏人不歸往守令數年教化大

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

密縣界督郵言之後書志曰郡監縣有五部
部有督郵按以察諸縣也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

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王莽攝政置大司農部丞
十二人人部一州勸課農

遷茂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曰病

免歸郡常爲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曰茂爲侍中祭酒

時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東觀記曰茂時
年七十餘矣乃下詔曰前

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

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王子比干紂殺
之商容殿賢臣

爲太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

戶東觀記補漢書
言德祿賜凡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單復具
復茂長子戎

爲太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

戶東觀記補漢書
言德祿賜凡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單復具
復茂長子戎

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沅鄉侯官至大司農沅鄉在瑯琊郡不其縣崇

卒子琴嗣琴字其全反琴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無

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陳雷蔡勳安眾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

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

令新都縣也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

請為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即位求休勳子孫賜穀曰

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眾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

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曰宣龔封安眾侯擢龔勝子賜

為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勳事在玄孫邕傳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虓怒也詩曰闐如虓虎嬰城言以

庸能斯固倥傯不暇給之日字其曰倥傯窮困也給足也口從事多不服給是也卓茂斷斷小宰無他

燕之君表閭立館何其哉史記燕昭王即位欲書齊取百招人於是蘊憤歸道

之實也越關阻捐宗族呂排金門者眾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

而不校鄰於怨校報也鄰近也曾子曰犯而不校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怨也悔恨也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頃公為楚所滅遷於下

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間自魯而徙祖父匡王莽時為義和

有權數號曰智囊匡設六筦之法父某建武初為武陵太守卒官時

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中賄贈無所受公羊傳曰

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

高祖時魯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

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曰酒糧皆辭不受問道恭憐不亦欲

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呂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

而西因畱新豐教授建初初不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太傅趙熹

而西因畱新豐教授建初初不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太傅趙熹

而西因畱新豐教授建初初不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太傅趙熹

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已經明得召與其議與音熹

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已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

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

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

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

共留之音時夜反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實不問音時夜反於

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

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仁恕掾主獄屬河南恭隨行

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

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已來者欲察君之政迹

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

異也久聞徒聽賢者耳還府具言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

中使坐於便側之東非正室也安因上書

言狀帝與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

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

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

軍實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思日

旻不食憂在軍役誠欲自安定北垂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

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已來秋

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帝

也崩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家宰百姓闕

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時秋夏冬也天子出警蹕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即位莫

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如紀稱天子魯人頌善居喪始死皇皇今乃已

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已事戎狄誠非所已垂恩中國改

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

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史記古公修后稷公劉之業國人皆戴之或置攻之

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人以我故戰後人子不忍為乃與私屬盡去邠止于岐山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于岐下多國聞之亦多歸附古公乃營築城郭室屋而邑之人皆歌頌其德武王即位追尊古公為太王

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夷乎也肆放也言乎

坐踞傲肆坐踞傲肆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曰聖王之制羈縻

不絕而已字音曰騶馬終頭也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

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

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易比卦辭也乎

也下彌注云觀乎天下者信盈也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比卦坤

離者豈一道而來故必有它吉也夫曰德勝人者昌曰力勝人者

亡今匈奴為鮮甲所殺遠臧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

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

一胡而兵已困矣水正下空實固祭彤乘來前等四道出擊匈奴固至天山

之難不絕如緹白山即天山也形固俱擊匈奴固至天山形還下

死者如積水正下空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

仁者念之以為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

大司農調度不足度音大使者在道分部督趣趣音上下相迫民間之

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

之効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

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

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曰順天心

書奏不從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為魯

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數召讌見問曰得失賞賜恩

禮寵異焉遷樂安相章帝孫千乘王寵相也和帝改千乘國為樂安國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是時東州多盜賊

羣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說文曰以財相賂曰賄其渠帥張漢等

率支黨隆恭上巨漢補博昌尉博昌尉馬千乘尉人青州縣也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

平之州郡曰安永元九年徵拜議郎八月飲耐齋會章臺詔使小

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敕使陪乘勞問甚渥冬遷光祿勳選

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二年代呂蓋為司徒漢官儀曰呂蓋字君上范陵人

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為郎中賜駙馬從駕駙副也非正所乘皆為副說文曰駙馬副馬也

時弟不亦為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續漢書曰不亦族弟弘農都尉尚書郎官也

殤帝即位曰恭為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為司徒漢官儀曰鮪字伯元

河東平陽人也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曰苛察為政因

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若順也尚書典曰乃命義和欲若

吳天敬愛人時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錢奉

時令言順月令以行事也所曰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

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呂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

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月令曰孟夏命太尉贊樂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因曰盛夏

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漢官儀曰司隸校尉

董領京師及三輔三河弘農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側之實

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速捕一人罪延十數逮及也辭所連及即追捕之上逆時氣下

傷農業案易五月婚用事東觀記曰五月婚用事婚對異下乾上初經曰曰曰

施令誥四方誥理也易婚卦象曰天下有風婚而后以施令誥四方乾為天君之象言君曰夏至之日

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曰助微陰也易復卦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

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

元散也今始夏自設權輿陽信胎養之時爾雅曰權輿始也苗物皆含胎長養之時自三月呂來

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

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

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

鄭玄注禮記云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也時物得而傷也

又曰仲夏挺重

囚益其食

挺猶寬也

行秋令則首木零落

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昂為獄主殺

人傷於疫

大陵之氣為害

也大陵星名春秋合賦圖曰大陵上死喪也

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

之也臣愚臣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臣立秋為

斷臣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臣和刑罰臣清矣初肅宗時斷獄

皆臣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臣下會議恭

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

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

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

謂氣候及星辰

其變者唯正朔服

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

夏為正服色犧牲徽號器械皆以建子為正尚

日為朔祭天地宗廟曰儀下得吉曰禮號旂旗之名也器無禮樂之器及甲

也

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

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

乾卦初九爻辭

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

未得用事雖煦暄黃物養其根

多甲根也

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

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

冰也

易坤卦象辭也馴馴也言陰以甲順為道漸至極著猶自履霜而至堅冰

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

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

定律著令

三正三微也前著音義曰言陽氣始施萬物微而未著故曰微一曰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

三曰人統謂夏十二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

冀承天心順物性命臣致時雍然從變改臣來

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

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

道為虧況於眾乎易十二月君子臣議獄緩死

易中孚象辭也稽覽圖中孚十二月卦也

可令

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

臣報囚如故事

報囚謂奏請報決也

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

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者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

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講習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

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究習自有鄉甲之舉豈待要三公之辟乎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

故不巳剛直為稱三年曰老病策罷六年年八十一卒于家吕兩

子為郎長子謙為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西

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意不遂杜絕交游不答候問之

禮七友常曰此知之而不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吕魯詩尚書教

授為當世名儒後歸郡為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

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人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

人唯不在高第除為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替年州課第一擢拜青

州刺史務在表賢明慎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司寇刑名也決罪

之前書曰司寇歲刑也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

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疾趙王便時移住學官不

止不聽學官謂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丕不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

路寢大夫卒於嫡室路寢嫡室有正寢禮喪大記之文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

官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吕廣游讌事不

可聽詔從丕言王言此憚之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

傳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屢降吏人重之永元二年遷東郡太

守丕在二郡為人修通溉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續漢書曰

皆備惟明年拜陳畱太守視事三期後坐稟貧人不實徵司寇論十

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續漢志曰秩時侍中賈逵薦不道藝深明宜

見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

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襪衣一襲丕因上疏曰臣吕

愚頑顯備大位大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甄別衣服

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規則也矩方也權秤錘衡秤衡難者必明其據

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

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尚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禹戒舜曰安汝止慎乃在位惟終戒禹曰慎厥身修思永傳敘九族在知人禹曰吁咎若

時庶帝其難之是相誠也顯周公箕子之所陳周公作無逸立政二篇以戒成王箕子為武王陳洪範九疇之義並見尚書觀乎人文

化成天下易首卦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陛下既廣納謇謇

巨開四聰無令芻蕘巨言得罪芻蕘猶芻蕘也巨大雅既顯巖穴巨求仁賢

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十三年遷為侍中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

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不再遷復為侍中左中郎將再為三老

三老解見明帝紀也五年年七十五卒于官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句音世有禮義霸少喪親兄弟同居州

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八遷和帝時為鉅鹿太守以簡朴寬

恕為政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

稱它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諧訟遂息永元十六年徵拜

將作大匠明年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

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今諸卿被辱大匠

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延平元年代尹勤為太常明年巨病致

仕為光祿大夫永初五年拜長樂衛尉巨病乞身復為光祿大夫

卒於官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謝氏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詩傳外傳星官風騶鳥聲皆究探師法稱為通儒未嘗與人爭利

之事也隅角也觀父崎順帝時為司徒崎音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

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

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

謝之州里服其不校校報也論語曰曾而不校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

史大將軍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為東海相東海王聖曾孫孫之相也延熹八

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

疾言遽色常曰為齊之臣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

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

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續漢書曰博士祭酒

扶六百石祭酒本僕射也中興改為祭酒處士有遺義而在學者見父老慰曰農里之言少年勉曰孝悌之

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洛陽

官殿在華林園內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屯騎校尉遷宗正轉光祿勳嘉平

五年代許訓為太尉漢書儀曰許訓字季師平輿人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常令講

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彼也為酒所加也亦及音平寄反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

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

京師曰為諺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迂久猶良久也客

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

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期會

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

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後曰日食策免拜衛

尉光和三年復代段熲為太尉在職三年曰日變免又拜永樂少

府遷光祿勳曰先策黃巾逆謀先策謂預知也曰事上聞封逢鄉侯六百戶

中平二年卒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諡曰昭烈侯

子松嗣官至宗正

贊曰卓魯款款情慈德滿款款忠誠也仁感昆蟲愛及胎卵胎卵猶知也寬霸臨

政亦稱優緩

早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後漢書二十一

伏侯宋蔡馮趙牟 華列傳第十六

後漢書二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

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為當世名儒呂詩

授成帝為高密太傅別自名學為高密王寬傳也寬武帝玄孫廣陵王胥後也前

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為繡衣執法武帝置繡衣御史王莽改御使督大姦

遷後隊屬正丁亦必更始立呂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

擾而湛獨晏然救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禮記曰

何獨飽乃共食糲糲糲糲米也九章茅謂曰粟五十糲

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

起兵湛惡其欲眾即收斬之徇首城郭告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

不祭肺今民皆飢

郡內已安平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

任內職幹上徵拜也署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已

湛才任宰相拜為同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

攝羣司建武三年遷武鄧禹為大司徒封陽都侯陽都縣名屬城陽國故

時彭寵反於漁陽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

伐五國五國謂西伯受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著

龜卜定行事其曰謀及卿士及卜筮又曰文王惟十用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

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爾鉤援與爾臨衝爾

伐崇崇詩人謂也仇四也爾梯所引上城也臨臨車崇國城守先退後伐左氏傳

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人四年而滅檀鄉制

互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費用不

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點虜困迫必求

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

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

冀中國之郡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自東本備邊塞地接外

虞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

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

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

長擇之聖慮已申士為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

徒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

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已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

可違顛沛猶是歲春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

異卿即獲索當平縣名屬平原郡故

城今棗州縣文縣也唯云願降司

賊帥徐少也唯云願降司

居守時蒸祭高廟

祭也

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

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

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臣聞唐虞戶股眩康文王巨多士寧

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

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

為人師行為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

可奪之志陛下知其能顯巨宰相之重眾賢百姓仰望德義微

過斥退久不復

之光輝

實是巨先後

遺擢諸侯巨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

石之臣宜居輔弼

出入禁門補缺

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

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

二人

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巨聞十三

年夏徵敕尚書擇拜吏日未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賜祕器帝

親弔祠遣使者送喪修冢

二子隆翁翁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

詞東觀記曰晨

特進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

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

書

中

內中之書也蘇文志曰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

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米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其書上自黃帝下盡

漢世帝為八漢世帝為八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

長公主女為孝獻皇后韓操殺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

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關云

隆字伯文少自節操立名隆字伯文少自節操立名仕郡督郵建武二年詣懷宮光

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為太中大夫

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曰乃者猶臣王莽殺帝盜

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羣下推立聖公巨主宗廟而任用賊臣

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橫忤逆天心正見卒為赤眉所害皇

天祐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巨少制眾故尋邑巨百萬之軍

潰散於昆陽王郎巨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全趙謂舉趙之地大彤高胡堂

旗消靡鐵脛五殺其不推被梁王劉永幸巨宗室屬籍爵為侯王

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為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

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遊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

悔何及青徐羣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右

為張步遣使隨隆東觀記步遣其謂關上書獻鮪魚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

州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巨下隆招懷綏緝多來降附

帝嘉其功比之酈生酈生酈食其也說齊王廣下即拜步為東萊太守而劉

永亦復遣使立步為齊王步貪受王爵允豫未決允音自以隆曉譬曰

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

共守二州隆不聽二州青州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開

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危授命不顧又吏

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危授命不顧又吏

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口時進兵無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

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臣父母昆弟長累陛下

累託也音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

流涕指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武帝時蘇武使匈奴會繼律所將降者陰

備律考其有乞武受辭武不降節引佩刀自刺單于欲降武武不降使節恨不且許而還

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五年張步平車駕幸北

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

作家臣子瑗為郎中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巨宦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

有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成帝時任霸為太子舍人漢官儀曰太子舍人選良家子

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

子房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東觀記曰從師王莽初五威司命陳崇

舉霸德行遷隨宰王莽置五威司命將中又改其令長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

亡命者多為寇盜霸到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為

執法刺姦王莽傳曰置執法左右別發選能吏糾案執位者無所疑憚後為淮

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改陽淮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

更始元年遣使徵霸東觀記曰遣高者侯盛刑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

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仁君復甯昔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

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

具巨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騎會壽

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

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

時之令皆霸所建也月令春明年代伏湛為大司徒

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不阿十三年霸薨帝深傷惜之親

自臨弔下詔曰惟霸積善清絜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

為列侯漢自高祖以列侯為丞相朕曰軍師暴露功臣未封

緣忠臣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於是追封

謚霸則鄉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戶子昱嗣臨淮吏人共為立祠四

時祭焉呂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為大司徒歆字翁君南陽人呂從

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

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內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

怒曰為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

帝猶不懌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

嬰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眾多不厭厭音一帝乃追賜錢穀

呂成禮葬之成禮自禮也言不以其命而所其葬禮後千乘歐陽歆清河戴涉相代為大司

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任其後河南蔡茂京兆王況王音

魏郡馮勤皆得薨位況字文伯性聰敏為陳留太守呂德行化人

遷司徒四年薨昱後徙封於陵侯於陵縣名屬濟南郡故永平中兼大僕

昱萃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立弘不附

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侍中王莽時為共工王莽改

共赤眉人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

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

為大司空封鬲邑侯鬲音所得租奉分贍其族家無資產呂清行致

稱徙封宜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為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

幾能及湯雄劉向父子幾音日新洽洽也幾近也雄沛國山陰人書此

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換譚不能淡洽知劉向父子及雄也故以引為於廷召

為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謂至不與席而讓之曰

吾所巨薦子者欲令輔國家巨道德也而今敷進鄭聲巨亂雅頌

非忠正者也論語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史記曰鄭音好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巨法乎譚

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

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雜席免冠謝曰臣所巨薦桓譚者望能巨忠

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

不復令譚給事中弘雅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

卿者弘嘗譚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

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

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其論朝臣

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

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

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

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狀可據數年卒無子

國除弘弟嵩以剛彊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由章和間為太

尉坐阿黨竇憲策免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

仲和巨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建元年為東平相度

遼將軍為東平王蒼曾孫端相也立名節巨威恩著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

夫卒策曰太中大夫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前在方外仍統軍

實仍領也統領也軍實也懷柔異類莫匪嘉績戎車載載邊人用寧予

錄乃勳引登九列因病退讓守約彌堅將授三事未尅而終朝廷

慙悼但其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大雅江漢之詩也吉甫美

其令將相大夫會葬加賜錢十萬及其在賓

巨全素絲羔羊之潔焉詩國風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紝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減膳

子則字元矩為鄱陵令亦有名迹拔同郡董著扶風法真稱為

知人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穎川荀爽深旨為美時人亦服焉

論曰中興巨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居性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

先奏寬大之令大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根心者也根猶本也子良之得固貴矣良之矢亦得矣以之得謂行道義而得固可貴矣以

之失謂行道義而失亦為得也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是在進賢不淫也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良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異巨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良病自免不仕莽朝會

天下擾亂茂素與賈融善因避難歸之融欲良為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

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素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官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官既而赦之茂喜官

剛正欲令朝廷廷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理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天命即位良來四海晏然

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執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繩墨論斧斤廢而不

舉斧斤謂刑伐也賈誼曰釋斤斧之用也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

通罪積日寃魂不報洛陽令董官直道不顧于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

者外戚僑逸寤放濫宜敕有司察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良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武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為司徒

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賜東園梓棺購贈

甚厚東園醫名茂初在廣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

其中穗輒復失之屋之大者古通呼為殿也極殿也巨問主簿郭賀賀離席

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

中台之位也於宗未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已得祿秩也褒職有

闕君其補之入殿褒重為龍龍首褒褒然故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為掾

賀字喬卿雒陽人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不仕王莽賀能明

法累官建武中為尚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

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

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巨三

公之服黼黻冕旒三公服也黼黻若斧形黻若兩也相背也本為之衣以布玄上黑敕

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巨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巨相

示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巨清靜稱在官三年卒詔書

愍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

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

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東觀記偃為乃為子

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計善術也初為太守鈺期功曹

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巨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

應光武謀未成而為豪右焦廉等所反反音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

宗親歸期期悉巨為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為郎中給

事尚書東觀記魏郡太守范滂巨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

帝輒顧謂左右口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

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

勤不定帝益巨為能尚書眾事皆令總錄之司徒侯霸薦前梁令

閻楊楊素有譏議帝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

曰崇山幽都何可偶崇山南裔也幽都北裔也偶對也言將殺之不可得流徙也尚書舜流杜工于幽州放驪堯于崇山黃鉞一下

無處所鉞亦也以黃金飾之所以戮人欲巨身試法邪將殺身巨成仁邪使勤奉策至

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

十五年巨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令拜大司農三歲遷司徒先

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令巨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

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巨中傷至今朱浮為大司空坐賣弄國恩免又為陵轢同列帝尚

之惜其功不忍加罪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

賜賻祭不足巨償不訾之身訾量也言量其量也此之忠臣孝子覽照前

世巨為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

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

敕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

如此中元元年中元元年帝帝恒惜

之使者弔祠賜東園祕器贈有加勤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屬

國都尉中子順尚平陽長公主終於大鴻臚平陽王建初八年巨順

中子奮襲主爵為平陽侯薨無子永元七年詔書復封奮兄羽林

右監勤為平陽侯奉公主之祀奮弟由黃門侍郎尚平安公主帝

女也臣賢祭東觀記亦云安平皇后紀勤薨于卯嗣卯延光中為侍中薨于閏

嗣

趙意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意年十

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

意曰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

避也仇皆臥自搏搏搏也後病愈意自縛詣意意不與相見後竟殺

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

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
熹熹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爾粟憤豈能負重致遠乎顧用如

小也禮記曰天
地之外無粟論

即除為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熹因

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大悅謂熹曰卿名家
駒努力勉之武帝謂劉德為千里駒故以熹比之曾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

乃拜熹為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於昆陽光武破尋邑熹

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熹為赤眉兵所圍迫

急乃踰屋而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

武關仲伯曰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責

怒不聽因曰泥塗仲伯婦面載戶鹿車身自推之風俗通曰俗說鹿
車窄小載客一鹿每

道逢賊或欲逼略熹輒言其病狀曰此得免既入丹水丹水縣名屬南
陽郡故城在今

鄧州內鄉縣
有丹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塗炭者苦陷泥墜
之極也熹見

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已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

熹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熹與奉合謀帝曰為疑

及奉敗帝得熹書乃驚曰趙熹真長者也即徵熹引見賜鞍馬待

詔公車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曰熹守簡陽侯相熹不肯受兵

記曰勅熹從騎都尉詣融受兵二百人通
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熹

熹乃告警呼城中大夫示曰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

是諸營皆悉降荆州牧奏熹才任理劇詔曰為平林侯相攻擊羣

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琅邪相豪

猾并兼為人所患熹下車問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

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為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

終車駕親臨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

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

言既夢帝追感趙王乃賞出子春其年遷憲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憲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憲上言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

陳畱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

前言趙憲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為憲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憲入為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

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憲典邊事思為久長規也規謀憲上復緣邊

諸郡鹵并一州由是而定復曰法謂漢武六年遷雲中在平原人於常山居庸關至二三十年憲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泰山

及帝崩憲又還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憲乃正色橫劍殿

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身百僚無別憲乃表奏請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輔入臨整禮儀嚴

門衛內外肅然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修事不實免修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其冬代竇融為衛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

如真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為釋服賞賜恩寵甚渥憲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

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脩舉肅宗即位進為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為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黃門建初五年憲疾病帝親幸視

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謚曰正侯子代嗣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將軍劉尚征羌坐事下獄疾病物故和帝憐之

賜祕器錢布贈越騎校尉節鄉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

卒子淑嗣無子國除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

大夏侯名勝宣帝時

也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為豐令

司徒舉茂才也曹今徐州縣也

視事

三年縣無獄訟為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

在木朝并上其理狀

漢官儀曰范遷字子虛沛人也

永平五年八代鮑昱為司隸校尉

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包咸為大鴻臚十一年代鮑陽鴻

為大司農

鮑陽姓也

是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

事列折執訟融經明不為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以為

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為司空

臣節肅宗即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趙意為太尉與憲參錄尚書事

建初四年薨車駕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

弱敕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正贈賜恩寵篤密焉又賜家塋地於

顯節陵下除麟為郎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時為丞相祖賞哀帝時

為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

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

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

顯宗聞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

肅宗即位以病免徵為左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每歸寬厚

比上疏乞彪骨拜為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侔於親戚

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

儀風俗彪因建言今四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

褒顯先

勲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

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為鄼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

曹湛為平陽侯故不復及焉乃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
冢還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
懈而吏事寔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
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
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經文也
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神魯大夫趙魏皆晉卿之邑也家臣稱老公忠孝之人持心

近厚鍛練之吏持心近薄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忠孝之人持心

而周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忠孝之人持心

其有所試矣斯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彪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忠孝之人持心

引之者言古之用賢皆磨礪選練然後用之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忠孝之人持心

深納之彪以世承一帝吏化之後多以苛刻為能二帝先武又置官

選職不必言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

伏見立夏言來當暑而寒殆言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

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

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百官志

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

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

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速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

夫捷急之對高夫官名也文帝出上林令虎園因問上林尉禽獸簿不能對虎相嗇夫從旁

出口對效此高夫嗇利口捷急也文帝曰善遂不拜高夫為上林令深思終後不訥之功也小節也訥遲鈍也前書曰

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審正有補益

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董為大夫董類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

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董為大夫董類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

選其任責言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維留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曰彪行司徒事從行還曰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太醫問病賜曰食物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彪曰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禮記曰七十曰耆五不可復呂加增恐職事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遣太子舍人詣中臧府受賜錢二十萬續漢志曰中臧府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幣帛金錢貨物也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章彪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十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章卿子族子義義字季節高祖父玄成元帝時為丞相初彪獨徙扶風故義猶為京兆杜陵人焉兒順字叔文平與今有高名平順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汝南縣東也次兄豹字季明數辟公府輒曰事

去司徒劉豈復辟之謂曰卿已輕好去就爵位不躋今歲垂盡

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宿留待也宿音秀留音力救反豹曰犬馬齒衰旅力

已劣旅衆也尚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瞽滯疾不堪久待

眩風疾也瞽亂也謂視不明之貌也眩音縣瞽音盲也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徑去不

顧安帝西巡徵拜議郎義少與二兄齊名初仕州郡太傅桓焉辟

舉理劇為廣都長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甘陵陳二縣令甘陵故城在今貝州清

陳州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牢獄空虛數上書順帝陳宜依古典考功

黜陟徵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右貶刺竇氏言既無感而久

抑不遷呂兄順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為生立廟及卒三縣

吏民為義舉辰若喪考妣豹子著字休明少已經行知名不應州

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

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反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

兆尹重臣禮敦勸著遂不就徵徵通也靈帝卽位中常侍曹節曰陳蕃

竇武既誅海內多怨欲借寵時賢巨為名假借時賢寵等以白帝就家

拜著東海相東海王懿相也即東之四王孟西代孫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中幅也既服

政任威刑為受罰者所奏坐論輸左枝左枝者名屬將作也又後妻憍恣亂政

巨之失名竟歸為姦人所害隱者恥之

贊曰湛雷奮庸維寧兩邦尚書曰有能奮庸歷帝之戚孔安國注曰奮起也淮人

孺慕徐寇嬰降徐也謂徐異卿也弘實體遠仁不忘本謂不忘禮憲政多

迹彪明理損牟公簡帝身終上袞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第十六



後漢書二十六

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後漢書二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

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常寢疾不

仕王莽為衡辟命不應問公馮太宰伊尹為阿衡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

之秉固辭疾病更始卽位徵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前漢曰

丞秦官秩千石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官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

令續漢志曰書令一人千石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

年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說文曰苛細也秉性節

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翼不如

雲陽宣巨公其請與勳字君實漢合字君簡二卽賜布帛帳帷什物周書

帝選夏鄭玄曰在傍曰帷帳謂之帳車法五人為伍二五為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牛之具為什物四年拜大司徒司直司直

置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哀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為大司徒中典因而改猶置司正

得祿奉輒呂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

人名小嬰為僞今江淮人謂石為擔據音濫反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除子彪為郎東觀記曰彪官至丞丞守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

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周易家人卦曰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及在鄉黨許言正色詳審也

三輔巨為儀表儀法也表正也人或謂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

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為二千石王莽時歷太守

都尉建武初為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

陵望寺門而步俗通曰寺者嗣也理事之更嗣續於其市也主簿進曰明府位

尊德重不宜自輕郡守所居曰府府者尊尚之稱前書韓延湛曰禮下公門軾

輅馬輅人也所居曰輅輅車馬曰輅馬輅車前御木也乘車必正方有孔子於

鄉黨恂恂如也論語之文也鄭玄云狗狗於曠貌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史記孔子謂門

也詩曰惟桑梓必恭敬止也五年拜光祿勳改焉執中二千石掌大夫郎中從官光武

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

且復諫矣七年呂病乞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為太子太傅及郭

后廢建武十七年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漢官儀曰洛陽十

北門名上東門次南曰中東門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

數存問嘗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涉少叔平冀州清河人帝彊起湛呂代

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溲小便也溲首所流反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

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

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別急謂周濟困急也孔每歲農時輒載酒肴

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東觀記曰載酒肴便于田頭大樹下其憧孺者恥不

致丹皆兼功自厲音力宜反邑聚相率呂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

致丹皆兼功自厲音力宜反邑聚相率呂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

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
憂者輒待丹為辦鄉鄰巨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巨篤
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

孟公杜陵人也見前書甘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練一匹陳之

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練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

交於丹丹拒而不許東觀記曰更始時遵為大司馬出使何又通辭於丹丹曰俱遭反

揖而前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

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少傅時大司徒

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

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

撻之東觀記曰密昂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

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史記曰管夷吾與鮑叔牙游叔牙知其

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前書王吉字子陽貢兩字少翁力項非張陳凶其終蕭朱

人也二人相善時人為之語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連舍可也隙其末

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

舉者陷罪丹坐已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

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為設食已罰之相

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夏侯建大夏侯勝

尚書於勝號小夏侯見前書王莽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

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已禮進止朝廷敬之

遷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

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

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巨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

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東觀記曰徒從曳柴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

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稼無書緣即謂鮑恢以徒之據史也言其苦相更無書信恢乃下拜歎息

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巨病歸一歲復徵至榮陽疾篤不任進道

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

屑屑不憚煩也揚雄方言曰屑屑不安也泰言曰屑屑郭景純曰往來貌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

詔曰玄纁聘之遂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

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于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曰從利體義者不期體曰合義此言履行仁義其事雖同原其

本心真偽各異利仁者謂心非好仁但以行仁則於已有利故假借仁道以求利耳若天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衷情云為不期於體而冥然自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和仁畏罪者強仁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人

同過其仁則可知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曰為美談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諡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

也武帝時為丞相汲黯曰弘以三公而身服布被許也事見前書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公孫弘

之其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蔬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

儉然當世咨其河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曰誠哉語曰同言而信

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真偽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謂體仁與

利仁二人同其言而人信服其真者不信其偽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亦同也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張湛不屑矜偽之

謂斯不偽矣介也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案杜鄴傳鄴本魏郡人父鄴成哀間為涼州

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鄴字子夏祖父皆至

鄴子鄴少孤其母張故父也鄴從叔子古學得其家書竦即古之子也博學文雅過於叔見前書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

儒風俗通曰儒者區也三比區別古今居則觀聖賢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初

為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鄉范滂孟冀等滂字季博冀字將細

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褫奪衣服褫解也音直經反拔刃

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言知天道有神乎赤

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已數千之

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詩曰不畏于

平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篤囂意雖相望且

欲優容之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寄獄地終不降志辱身至晉高帝草不食其粟也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

臣諸侯所不能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蓋伯夷叔齊恥食周

粟史記曰伯夷叔齊欲首君之也兄弟讓位歸文王後武王東伐封伯夷叔齊於馬諫曰父死不葬安及下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王平殷也而二人恥之義不食周粟餓死于

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

揚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

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

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曰經書故舊及西事甚悅之賜車馬木

被羣寮知林曰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東觀記曰林與

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之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來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

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長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是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

村伯山所以勝代也唯廣也洽而也言其所聞見廣大也皆長於古學宏子敬仲在臨林傳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

等固諾矣使宏得林且有巨益之及宏見林闔然而服濟南徐巡

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

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巨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

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

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

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巨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

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巨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

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東觀記載議曰當今政甲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其業

特是不因緣堯舜漢人不曉信言其終不說論后慶近周人所知之又據以興其由其祚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後代王良為

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遂趙秉申屠剛及隴西牛邯等皆被擢

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臣林代郭憲為光祿勳內奉宿衛

外總三署三署者中郎將及五宮中郎將皆司直官也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

見誘進朝夕滿堂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

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左傳曰凡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宜增科禁臣防其源詔下

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

興孔子曰導之曰政齊之曰刑民免而無恥導之曰德齊之曰禮

有恥且格言論語之言也政謂禁令刑謂刑罰格束也言為政之法初訓導之以禁令若有

以禮義則人皆有恥古之明士深識遠慮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

不過三千五刑謂劓剕刑宮大辟也尚書五刑之屬曰五刑之屬三千大漢初典詳覽失得故破矩為圓斷

雕為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史記曰漢興破腦而為圓蠲雕而為樸蠲為網漏吞舟之魚軋亦沙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海

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已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老子曰

章益賊多有前書曰有司吹毛求疵果桃菜茹之饋集已成減小事無妨於義

已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

相遁為敝彌深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遁以文避法焉臣愚言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

從之後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臣林為王傅

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唯林守慎

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

東觀記曰子又以師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帝明年代了恭為少府恭字子然山陽二十

二年復為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為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為任職相

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為郎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

左氏傳晉大夫辛勝之言賢者之後宜宰城邑其官喬為丹水長丹水縣屬南陽

後漢二十七

論曰夫威彊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巨圖已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曰德之感物厚矣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故趙

孟懷忠匹夫成其仁趙孟嘗大夫趙盾也左傳曰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之靈公患焉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殺之且不忠於君之命不討也於此不如杜林行義烈士假死也禍槐而孔植情也

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訛矣助者順不訛言必乘天人之助也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種成帝時為廬江太守有清名丹七

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為製衣蒸貢產業富貴也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關名也

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與關名也至京師常為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光請丹辭病不就王

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一年果乘高車

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六不下為更始發喪哀經盡哀喪服漸甚衣上曰長下曰哀麻在首要者曰徑首行集細布冠履類今大帶經之言贊蔡之言推明中實推高也平

氏縣名屬南陽郡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間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

去詩乃歎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毛萇詩傳曰虞芮之君爭田相謂曰西伯仁人也蓋往質焉乃相與朝朝至其朝士讓焉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救巨丹事編署黃堂曰為後

法黃堂太守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為司徒在朝廉直

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明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五年卒于家時年八十七曰河南尹范遷有清行

代為司徒遷字子盧沛國人初為漁陽太守曰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

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史記德慶子孟曰孫叔教子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巨為後世宗

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巨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

石焉後顯宗因朝會問羣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昔孫

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丘之封孫叔敖楚莊王上之相也期思縣人史記曰楚之亡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失其地後漢改為固始今光州固始縣也有孫叔敖祠焉

丹出典州郡入為三

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賈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長子宇官至常

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為郡吏東觀記曰良為郡吏歲且與掾史入賀

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詔稱太守功德東觀記曰王望言曰齊郡收亂遭離盜賊不聞雞鳴天吹之音則府視事五年

無狀願勿受其觴東觀記曰良將跪曰門下掾按前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

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詭

良為功曹恥曰言受進終不肯

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為西曹蒼甚相敬愛上疏

薦良曰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

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言雖者老志節不衰

又治尚書學通師法東觀記曰良習大夏侯尚書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

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極也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

臧文竊位之罪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之諱也文子家臣名僕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為大夫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為士師

公卿曰前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

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蕭何薦韓信于高祖曰陛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者漢王於是設壇拜信為大將軍

今良為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

府令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鉤就車收御者送獄也詔書譴匡匡乃自繫良上言曰

良願為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

府令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鉤就車收御者送獄也詔書譴匡匡乃自繫良上言曰

良願為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

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無人臣禮為大不敬匡執法守正

反下於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弛廢也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為郎立長

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俗匡徵時譽希猶瞻也後坐事免復拜

議郎卒于官

承宮字少子世本承姓衛大夫成叔成之後也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歲為人父承

鄉望徐子盛者曰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

就聽經遂請雷門下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之因乘其指而雷聽經諸生皆其門下生其禁止因雷之為諸生

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續漢書曰宮出行得虎所殺鹿持歸肉分門下取皮上

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

妻子之蒙陰山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山在今沂州漸泰縣東南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

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二府更辟皆不應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永平

中徵詣公車駕臨辟雍詔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

論議切懇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

敕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已示遠宜

選有威容者續漢書曰夷狄眩名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容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示之也帝乃曰大鴻臚魏應代

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哀歎賜巨冢地妻上書

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續漢書曰宮子熹官至濟陰太守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為縣吏東觀記曰兄中為縣游散頗受

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兄與兄曰物盡

可復得為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好義篤實養

寡嫂孤兒恩禮敦至東觀記曰均失兄養孤兒見子其鵠已冠髮出令居常稱疾

家廷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致之使縣令謫將詣門均既至卒

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濮陽今縣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

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濮陽今縣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

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濮陽今縣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

言並不詣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言

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呂衣冠東觀記曰均遣子英華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

均東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巨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

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

云乎豈厥有常吉哉意謂也言其也言為天子當明細其有常德其賜均義穀

各千斛常呂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雞茲異行東觀記曰賜羊二頭酒二

八月諸物成放順其時義助養育之也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

舍勅賜尚書以終其身續志曰尚書秩六百石祿每月七十石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永

元中卒于家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為太尉謝承書曰典太尉戒之叔子也桓帝立呂定

漢封廚亭侯典少篤行隱約隱猶節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謝承

與學孔子七經淵源於內對魯建和初四府表薦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

循靡不貫兼受業者百有餘人州舉茂才以備選入尉黃道胡廣取有道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為侍中時

正皆不應帝公事徵對為請帝表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漑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

已崇唐虞之約已遵在人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墨子曰堯舜堂高

茨不翦來稼不斷飯土魯歌上則彌樂之既黎藿之羹夏日飭衣冬日鹿裘是約已也文帝嘗欲

作露臺召匠計之曰直自金帝曰自金中八十家之產何以臺為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有不便卿

施以利人是愛人也父卒襲封出為弘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

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呂無勞受封

羣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

亂象千度人曰國無政不用德則取論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焉三而已一日擇

哀帝封下博日亦然是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史記功臣侯表曰高祖與功臣約

不用善人則亂象千度是天下宜一切削免爵土呂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常朝

廷每有災異疑議輒咨問之謝承書曰天子宗典道器尊為國師位典據經正

特進士為列卿察布被食用瓦器也

對無所曲折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後呂諫爭逢旨免官

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與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

致位上列賜織毛布之衣貧者所服且烏鳥反哺報德泥於土邪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春秋元命苞曰烏

也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

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言租自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

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謝承書曰靈帝即位典與

中書令典弟侯覽忠厚使者弔祠買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諡曰獻侯

典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為三公謙字彥信初平元年代黃琬為太

尉獻帝遷都長安曰謙行車騎將軍為前置明年病罷復為司隸

校尉車師王侍子為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

從事而素敬憚謙故不加罪轉為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耶

侯耶音燕李傕殺司徒王允後代允為司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

年卒諡曰忠侯溫字子柔初為京兆郡丞前書三輔志武帝元歎曰大丈

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饑散家糧巨振窮餓所活

萬餘人獻帝西遷都為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代楊彪

為司空免頃之復為司徒錄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遂虜

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傕素疑溫不與已同乃內溫於塢

中又欲移乘輿於黃白城溫與傕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

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眦

之隙臣成千鈞之難難皆解志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

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

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身一為過再為涉三

而弗改滅其頂凶滅之承過之其也不如早共和

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素甚懼大怒欲遣人殺溫

董卓從弟應溫故塚也諫之數日乃獲免溫從車駕都許建安十三年已辟司空曹操子丕為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贊曰巨鄭二王素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於莊典巨義黜謂棄邪奔也官由德揚大儀鷓髮見表憲王鷓髮白髮也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社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魏代書 後漢書二十七

桓譚馮衍列傳第十八上

後漢書二十八上

唐章懷太子賢注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等縣縣西北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

父任為郎因好音律官商角徵謂六律黃鐘善鼓琴博學多

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說文曰詁訓古言也章句能文章尤

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性嗜倡樂倡併也優也聞易不修威儀

而意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抵擊也音紙哀平間位不過郎傅皇后父

孔鄉侯晏深善於譚傅皇后哀帝后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為昭儀皇

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獨子夫陰求陳

皇后之過子夫衛皇后也本平陽世家譚者得幸於武帝生男據遂為皇后陳皇后武帝

道事廢居人門宮姑長公主嫖女也擅寵十餘年無子聞子夫得幸幾死者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

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為之奈何譚曰刑罰不

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
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
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執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
執謙慙此脩已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容常容謂或人白
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
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為大
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
能用遂不與通當上莽居攝篡弑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襲稱德
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為掌樂大夫更始
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宜不用後大司
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
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

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

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

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莊王名旅穆王商臣之子也孫叔敖楚賢相也言欲為國於是未如何以得之叔敖曰國之

有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

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

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

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事見新序蓋善政者視俗而

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與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

定躁猶動也謂躁撓不定之人也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

夫更張難行而拂眾者上拂違也音白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

智死賈誼各陽人漢文帝為博上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嘗不誦誦焉其所出絳灌今號曰智囊矣帝即位為御史大夫請削諸侯之郡後七國反以誅諸侯各逐驍斬錯是前書

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

後漢二十八上

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家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見山解見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官爲吏高祖時令貴人不得衣絲乘車中井了絲不得當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中家猶中等也保役可保信也趨走與與封君比入收稅謂舉錢輸息利也東觀記曰中家子弟爲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備伏以若虛僕坐而分利也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

身力所得皆曰滅異者

東觀記曰貴人多通侈靡之物罪糾糾貧本也人之儉約富是向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教化其路使之明白與焉首必二反

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曰貨與

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方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

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

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

此天下方知而獄無怨濫矣方猶法也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曰決

定嫌疑又疇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臣前獻警言未

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已合人心

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愚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

曰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曰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論聖子貢曰天子之文章事得而能也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開也鄭玄注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

圖書矯稱識記伎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明堂義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即圖書符命之類也目欺惑貪邪誑誤人

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吏視記載謂書云矯稱孔也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

黃白之術其為明矣黃白謂以藥化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

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十數隻偶之類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變聖意屏

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謂之發

同應俗人無是非之心出言同者謂之雷同記曰無黨同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

之臣介胄也胄也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

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臣相

慰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巨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

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言先能與之後

乃可取之老子曰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

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問何征而不刻如此則能目狹為廣目

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

臺所處楊衍之洛陽記曰平昌門東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也帝謂譚曰吾欲識決之何如譚默

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

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

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

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新論曰本造二王霸三

非七改席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運策十五閱友十六琴道

本造閱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數言卷大令皆別上下凡二十九篇

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東觀記曰琴道未所著賦誄書奏

凡二十六篇元和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家鄉里臣

為榮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上黨潞人曾祖文奉世徙杜陵祖野王元帝時為大

鴻臚野王字君卿奉世之長子也東觀記曰野王生應襲父爵為關內侯座生衍華通書曰衍祖文立生滿年十七喪父早卒滿生衍衍幼有奇才年

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辭

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為掾

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巨怒矣可巨戰

矣將軍受國重任不相身於中野無巨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

巨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

之所貴也於此道難違逆而事有成功者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

體不守小節昔逢丑艾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左氏傳齊晉戰于臺谷卿韓厥

及齊侯齊桓公也與齊侯位使齊侯御車韓厥將及齊侯丑艾令孟孫如華泉取飲韓厥乃盥齊侯之足而齊侯飲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位者有一於此此將為戮矣子曰人

不難以死免其君欲戮之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巨

死易生巨存易亡君子之道也祭仲鄭大夫突及忽皆鄭莊公子也莊公薨太子忽

祭仲以不召賢也何賢乎以為知權其知權奈何宋人執之謂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

乎禮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彼人詭於眾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詭違也故易

以自生亡人以自行君子不為也詭於眾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

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巨目天祐之吉无不利皆周易下若夫

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眾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自猶失也

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怠懈也言當急趨時張良巨五世相

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張良大父也地相也地相如侯官惠王張良王父平相益王仲惠王

人乃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上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擊始皇於博浪沙中博浪地名在鄭州武陽縣南椎力士追反謂擊之也勇冠乎賁育名高乎

泰山孟賁賁首並古之勇士也前書首義曰孟賁生拔牛角負育衛人力舉千鈞也將軍之先為漢信臣廉雲襲武人宣帝時為後將軍即丹之先

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清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

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詩小雅曰碩碩黃華不與爾爭也

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太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

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

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

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與猶如也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

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

及雖陽復說丹曰蓋開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哲

者乎哲明也商鞅謂秦孝公曰愚者聞於成車智者見於未萌凡患生疾所忽禍發於細微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

於人之所忽也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

見之慮見資於人語也史記商君傳曰救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庸常也金

石以喻堅也彼高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

役猶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進及無階與赤眉戰死無階縣名屬東平郡

故城在東平郡乃亡命河東東平郡在東平郡更始二年遣尚書僕

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永字君長河東人衍因臣計說永曰衍聞

明君不惡切懇之言巨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巨達萬

變變齊世幽宜論亦遠也爭引謂引爭與君爭也事非二途故曰萬機之變也書曰一日二日萬機東觀記衍更始時為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建武初

為揚化大將軍保據鄒魯高府數奏記於馬陳政二事自明君以下皆是東觀記之詞非鮑永之說不知何出外有此乖違是故君臣兩與功名兼

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危猶高也論語

曰天下有道危言危行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

矣始自東郡之師維遭也莽居攝元年翟義起兵于東郡繼以西海之役莽居攝元年西

羌雁恬傅番等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攻西海太守程永莽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巴蜀沒於南夷莽篡位既西南夷响明王為侯王邯怨恨攻益州殺大尹陳隆

莽發巴蜀吏士擊之出八三年死者十七人緣邊破於北狄莽居攝二年烏珠單于遣左賢王入雲中大殺吏人

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也遠征萬里暴兵累年莽居攝二年大車萬餘中置數千殺鴈門朔方太守略吏人禍挈未解兵連不息軍謂相連引也刑

法彌深莽以地皇元年以後為不須時今自是春夏斬人于市賦斂愈重眾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

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煎熬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

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蠶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

涌更相貽藉莽時江湖海澤塵沸青徐荆楚之也擗擗則書音義曰貽貽也今此後貽貽也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

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僮猶也皇

帝曰聖德靈威能興鳳舉率窅集之眾將散亂之兵唾血昆陽長

驅武關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莽未下江兵都畢王匡及武關莽乃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以捍匡等擊破六虎敗走二虎

乃保京師倉部畢等雷震四海席卷天下廣卷言無餘也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耕

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詞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

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此上一句詞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

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

言其易也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已食寒者裸跣此也臣賢案併集毛字殺入父子妻人

類曰寬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亦通臣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

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

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

行束脩其心而已哉言當板廓規模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

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朝疆之君猶有申伯召虎夷

吾吉甫申伯周宣王之元舅也召虎召穆公也吉甫謂尹攘其盜賊

安其子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而將軍君之梁棟此誠不

可台忽左傳且行步之兵父則力屈人愁則變生

今三之戰夫戰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

百思不息兵革雲而百姓震駭而息不息

憂夫并州之地重關北逼疆而年不獲就

人庶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而不虞何而德

不素不為用備不豫具難且宜改易非任而人

之命三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士而宜改易非任而人

室之三必有忠信東觀記曰無謂審得而公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

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

人

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

秦血仰天曰崔氏無道而殺其君若行能復崔氏而

與我則齊國吾與其之不與我則我在履劍在心子

吾以利而背其君非義也詩云位拂君子求福不回

回而求福乎劔刃鉤之直兵推之要不華矣崔子遂

其邑左傳孟孫之家臣期息孟孫從魯昭公如楚

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又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

曰吾與子桃辭以無山與之來祥及遷于桃林預注

虛萊作由是言之內無鉤頓之禍外無

桃菜之利臣宣其案謂息得桃邑萊山

之恥竊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

一畔君曰要大利曰賤而必書

萬卒矣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曰

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

未存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庶其邾太

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

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

曰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

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

上不損割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肩高

談無愧天下若乃

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行恐伯玉必懷周趙

之憂上黨復有前

年之禍史記曰趙成王時韓上黨太守馮亭使人至趙曰韓不

肯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身

築高之難延陵邑名

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

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

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

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

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

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

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

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

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

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
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自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
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
之願也間者上黨黠賊大眾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
圍拒擊宗王即劉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為兵所害新帝司
徒已定三輔謂韓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
地不足與比言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
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
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為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
厲曰貪權誘曰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
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庶事為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
何疑君子君長敬通君長揭節垂組自相署立揭音其謂

門人為臣孔子譏其欺天

孔子有疾仲由欲使門人為臣以大夫之禮葬孔子

君長

據位兩州加臣一郡

前集鮑永行將軍事安集并州擄兵

而河東畔國兵不入

疑

聞更始敗故曰疑也

上黨見圍不窺大谷

即上所謂黠賊所圍城

宗正臨境莫之能援

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

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墨子救宋申包胥重

抵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

衛女衛宣公庶子相之女為齊侯公妻人其兄即戴公

主亡一歲莫知定所

虛冀空口苟肆鄙塞未能

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為臣焉知為主豈厭為臣一思為君父乎欲

搖泰山而蕩北海

事敗身危憂思已言行不從或訛

言更始隨赤眉在北

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

上黨云皇帝在雍曰惑百姓永遣弟升及于壻增歎舒誘降涅城

記曰升及舒誘降涅城

邑悉繫之又書勸永降永不答

東觀記載邑書曰愚聞又夫不釋故而破國書士不敬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斯帝豈不

肯縱縱果而據強欲美六國之從與邑同幸一則內為列國之盟與兵百戰攻取腥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經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為此討責有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或謂項羽出高帝不知天時漢京於漢知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為欲益其長命命在正帝帶徒七上宣院不能收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顧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 邑悉繫之收之節下無不古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眾不為知伯所見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於前言之末宜令長主已敗諸主既成四海為羅網天下為敵人舉足遇害動搖屬庸履深淵之通人焉 邑悉繫之發機不知懼而如其知也絕趙氏之姓廢十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其人命也亦鮮有計帝時不尊考友疏其族計時正當邑已敗三

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為漁陽太守

東觀記曰邑馮翊通勾人也其先齊諸田父豐為漁陽太守不判官道病

永衍審知更始已殺乃共罷之幅巾降於河內

帝怨衍等不時至永戶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

而行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

明主亦何憂哉衍日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主者挑其長者長

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

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

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

帝曰衍為商陽令

人論功當封曰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

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

帝將召見初衍為狼孟長曰罪擢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為司空

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求見者欲毀君

也

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曰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

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

風俗通曰周生姓也漢章舊志曰周生字偉防太山南陽人也建武七年為豫章太守清約儉惠

護等懼之即共排間衍遂不

及就並先朝皇后母弟也衍集與陰就書曰衍聞神龍

相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恐難論義周密思慮深遠顧以微賤數蒙聖恩被悞大恩行年
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夫馬嘯抱不報齋恨入冥思割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
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効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釋除官屬行不自量願侯曰以衍
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物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
侯哀憐深霑聖心則尋為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曰法繩之
闕節之日魂復何恨

大者抵死徒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時

又與就書曰奉曹掾馮衍叩頭外罪衍材素愚駑行義於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猥蒙
明府天恩之誥幸寵重恩懼者致之疑衍之罪蒙恩歸山當為城上賴蒙明察按其素行復保首
領倍知恩德於念天恩深重此固非骨齒德而山欲深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潯陽兩逢暑以
七月之至要武則謂此書上言客卿當謂韓先事自歸十一月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即日東
手書各賜詔曰五日復謂此書勿問得出遇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
德無以用子老馬之也願以奉養駑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效忠誠

**西歸故郡閉門自
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祖譚馮衍列傳第十八上

西漢書卷之八十八

後漢書卷之二十八

馮衍傳第十八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卷之二十八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

之則親史記曰魏無知為陳平於高祖高祖曰平為將絳灌等咸謂平曰雖美丈夫如冠玉耳

之則親史記曰魏無知為陳平於高祖高祖曰平為將絳灌等咸謂平曰雖美丈夫如冠玉耳

之則親史記曰魏無知為陳平於高祖高祖曰平為將絳灌等咸謂平曰雖美丈夫如冠玉耳

之則親史記曰魏無知為陳平於高祖高祖曰平為將絳灌等咸謂平曰雖美丈夫如冠玉耳

之則親史記曰魏無知為陳平於高祖高祖曰平為將絳灌等咸謂平曰雖美丈夫如冠玉耳

之則親史記曰魏無知為陳平於高祖高祖曰平為將絳灌等咸謂平曰雖美丈夫如冠玉耳

之則親史記曰魏無知為陳平於高祖高祖曰平為將絳灌等咸謂平曰雖美丈夫如冠玉耳

之則親史記曰魏無知為陳平於高祖高祖曰平為將絳灌等咸謂平曰雖美丈夫如冠玉耳

屈節於王氏五侯參嬖為中山王太后後為哀帝祖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

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回邪也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

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勅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與知臣

之貧數欲本業之欲道其財為其基本生業也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欲處三損之

地固讓而不受之論語載孔子言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故引以爲言也昔在更始太原執符財之柄

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

帛之積出無與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飾躬力行之秋力行謂盡

也疏遠寵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巨救罪尤書奏猶巨

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馮子巨爲夫人之德不

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志子道德經之辭也言可貴可賤皆非道真上貌碌碌爲人所貴石形落落爲人所賤處既失矣資亦未得言當處才不才之間

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風興雲蒸言相須也東方

湖諫子書曰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處化音協韻音花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

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史記司馬談之謂也言法度是非皆隨時俗物所趣則同之所舍則違之所謂隨時之義也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關略妙小

之禮蕩佚人間之事放蕩縱逸不拘恒俗也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願嘗好儆儆之

策時莫能聽用其謀顧猶及也儆儆卓與貌也喟然長歎自傷不漙漙漙也久棲遲於

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棲遲猶偃息也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

雞豚之息食厚祿不當求小利也禮記曰畜馬千乘不察於雞豚小之家不畜牛羊伐冰謂卿大夫以上以其喪祭得賜冰故言伐冰也韓詩外傳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妾媵驢馬之家不畜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積也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韓詩外傳曰千乘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勸而孤寡有所措也

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

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與其德爲身求者不

能成其功言不可乘也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據職家彌窮困卒

離飢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涓陵哀帝之崩也管之呂

為園奉世為右將軍即節之曾祖故言先將軍渭陵元帝陵在長安北四十里哀帝於是已

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太上皇思東歸乃遷豐邑人於此立縣故曰新豐

北下地執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鄜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

三晉之路龍門河所經今絳州縣西顧鄠鄠周秦之丘官觀之墟鄠鄠二水

都鄠武王都鄠秦末封在鄠西秦縣周平王東遷後秦始有岐山之號故總言周秦之丘自亦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

舊室而哀歎史記

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歎歎者曰覽于朝謂通城城少不奈其下湯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殷人聞之皆流涕

為人心神考著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

恭嘗昭穆無刻司馬相如賦曰墳墓蕪穢而不修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

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崇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

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

上隴阪陟高岡浮精宇宙流日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洛之開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遂仙去也

八紘八紘謂九州之外歷觀九州山川之體道

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之陵遲傷德之崩夫觀其終必原其始故存

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疆界也理

乃作賦謂九州之野經營謂曰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

情昭章玄妙之思也謂發皆始也尚雅辭曰開歲發春兮百卉會英

甲子之朝兮沮吾西征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朝言之沮行發軔新豐

今表回鑛京謂止車木也隊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懷傷飛廉觀名武

好惡之無常特既除薄所以好惡不同氣有用有蛇尾文如豹文平陽悲時俗之險阨兮哀

紛綸流於權利兮親雷同而妒

異獨耿介而慕古兮言將名節時人之所意謂如之今已不與之同所以沮

先聖之成論兮懇名取之謂如之今已不與之同所以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

沮

用敗也。覆敗也。就亦舉。遵大改而裴回兮履孔德之窈冥。固眾夫之所眩也。言時人之行如此。

兮孰能觀於無形。遵循也。世大路大道也。老子曰大道汎兮又曰孔德之容窈冥兮冥兮其中有精兮八曰夫象無形孔之為言空也。窈冥謂幽玄也。道以空為主。故無

物而不吝時俗眩于名。行勁古昔離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慙。刑孰能觀大象無形哉。

兮遂定志而弗改。離遺也。羌過也。羌語發聲也。言古人有為勁直行而身先道者有之。欣矣。即此而原賈誼之流也。銷內自省察不慙于古人。遂于志不改也。

吾黨之唐虞兮愍吾星之愁勤。聊發憤而揚情兮將巨蕩夫憂心。

逝而無由。言唐虞往不可攀。後而及將來賢哲又不可及。期所期終身之後名譽不逝。又顯縱橫遠逝而其路無由也。論語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時而消搖兮超略陽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

各屬石秩。風故城在入岐州雍縣。有時者止也。神靈之所止也。史記曰秦并天下祠雍四時。漢加

也。陟九嶷而臨曼曼兮聽涇渭之波聲。曼曼山一名曼曼在今三原縣。北曼音才結反。薛音五結反。

門而歔歔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之所生。傷

誠善之無辜兮齋此祀而入冥。冥落也。吾孤早零即上所謂喪元子者也。于既早

餘恨也。嗟我愚之不達兮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眠兮恐餘

殃之有再。淚沈瀾而雨集兮氣滂沱而雲披。心怫鬱而紆結兮意

沈抑而內悲。言已往者不可追。貴戚之權幾何。殊殘之罪此由我思慮不深遠已取之。事悔之

蕪穢兮恨昭穆之不終。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山在上黨東。街之遠。相馬亭為韓上黨

與恥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與猶待也。楚辭曰日夕忽忽其將暮。又曰老

昔伊尹之于湯兮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

而後糴無二士之遭。思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

美而不伐。伊尹名摯。負鼎俎以干湯。七十說而乃信。謂年七十說湯乃得信也。臯陶王

見之。摯乃說湯。放於王道。信也。申。居氏。春秋曰舜陶于河。雷澤于雷澤。今言臯陶未詳。雷澤在今濮州高澤縣東也。

而不試。獨慷慨而遠遊兮。非庸庸之所識。戰國策曰齊欲伐魏。魏許于魏。謂齊

王曰。韓盧天下之壯大也。淮南子曰。

而後糴無二士之遭。思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

美而不伐。見之。摯乃說湯。放於王道。信也。申。居氏。春秋曰舜陶于河。雷澤于雷澤。今言臯陶未詳。雷澤在今濮州高澤縣東也。

而不試。獨慷慨而遠遊兮。非庸庸之所識。戰國策曰齊欲伐魏。魏許于魏。謂齊王曰。韓盧天下之壯大也。淮南子曰。

絆騷驥而求千里衍喻已有高才而不申所以蜀
慷慨遠覽非庸庸之徒所能識也議論韻音志
甲衛賜之阜貨兮高顏回之所

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於此路
甲賤也阜積也衍賤子貢貨殖慕顏回樂
功業隆大若苟求富貴恐
致黜辱故於此路收功也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林麓之所

產兮嘗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奇策追周棄之

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跡
周禮五土一曰山谷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
林麓六曰川澤七曰山澤八曰川澤九曰山澤十曰山澤

林麓六曰川澤七曰山澤八曰川澤九曰山澤十曰山澤

林麓六曰川澤七曰山澤八曰川澤九曰山澤十曰山澤

林麓六曰川澤七曰山澤八曰川澤九曰山澤十曰山澤

林麓六曰川澤七曰山澤八曰川澤九曰山澤十曰山澤

林麓六曰川澤七曰山澤八曰川澤九曰山澤十曰山澤

林麓六曰川澤七曰山澤八曰川澤九曰山澤十曰山澤

林麓六曰川澤七曰山澤八曰川澤九曰山澤十曰山澤

林麓六曰川澤七曰山澤八曰川澤九曰山澤十曰山澤

林麓六曰川澤七曰山澤八曰川澤九曰山澤十曰山澤

林麓六曰川澤七曰山澤八曰川澤九曰山澤十曰山澤

林麓六曰川澤七曰山澤八曰川澤九曰山澤十曰山澤

林麓六曰川澤七曰山澤八曰川澤九曰山澤十曰山澤

林麓六曰川澤七曰山澤八曰川澤九曰山澤十曰山澤

林麓六曰川澤七曰山澤八曰川澤九曰山澤十曰山澤

林麓六曰川澤七曰山澤八曰川澤九曰山澤十曰山澤

林麓六曰川澤七曰山澤八曰川澤九曰山澤十曰山澤

林麓六曰川澤七曰山澤八曰川澤九曰山澤十曰山澤

林麓六曰川澤七曰山澤八曰川澤九曰山澤十曰山澤

林麓六曰川澤七曰山澤八曰川澤九曰山澤十曰山澤

林麓六曰川澤七曰山澤八曰川澤九曰山澤十曰山澤

林麓六曰川澤七曰山澤八曰川澤九曰山澤十曰山澤

歌聲訊問也改禹子也尚書曰啟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孔安國注云有扈與夏同姓特親而不恭故啟征之於甘野甘野在今那縣啟既德薄同姓相攻故傷帝典之類也易曰震積

誠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三十餘年而不用刑南召南謂國風之首篇歌文王之德故詠之也非齊南風之歌思唐虞之晏晏兮揖稷

契與為朋苗裔紛其條暢兮至湯武而勃興高書考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

曼曼各集為堯后稷契為堯司徒契十四葉孫號湯滅夏桀而王有天下昔三后之純粹何桀紂之猖披南東地各廣州集縣也孔安國曰牧野紂近郊三十里地名也在

今每季世而窮禍乎夏桀於南巢兮哭殷紂于牧野其不能始終純茂

爭流詔召也毫湯節在京兆杜陵平昌望周太師顛揚朱號乎衢路兮墨子泣乎

自絲知漸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淮南子曰揚子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可

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按周唐之盛德兮摛桓

文之誦功薛夫子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以喻求必于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

戰國之遺禍兮憎權臣之擅彊黜楚子於南郢兮執趙武於浞梁

禽荀息於虞虢申叔楚莊王時賢臣申叔時者也左傳陳夏徵舒弑靈公楚莊王伐陳殺

聖兮封臧倉之愆知嬖子反於彭城兮魯官仲於夷儀仲劬齊大夫介

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鞅劬曰夫仲尼猶吹毛身君何不遺魯公以女樂以驕其

意魚若樂之必息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極絕魯景公曰吾乃令鞅劬以女樂治魯哀公樂

之公息于政仲尼諫不聽遂去之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謂曰它日君出必命有司所之

今已駕矣敢請公曰吾將見孟子曰君何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君者出孟

子後喪踰前喪若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君將未見嬖人有臧倉者沮君是以不來孟

子曰吾之不退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退哉剋猶猶也知謂明於事也子反楚大夫也

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方言曰摛也也齊桓公晉文公俱有初功孔子曰晉文公入

譎而不止齊桓公正而不譎時則衰以亂亂文能統率諸侯翼戴天子故取其一切之功也

周室衰微七國交爭是為戰國時吳定僭號皆稱王孔子修春秋以蠻夷大者不過于故皆黜曰

子又春秋稱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許杞于浞梁戊寅大夫盟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盟何

信任大夫何言乎信任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揚為徧刺天下之大夫若若綴旒然趙武首卿

趙文子也將晉為盟生文子晉之正卿而為不臣之行故欲執之也泯水名在河內縣東南至

溫人河爾雅曰梁莫大於泯梁音古危反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於陳蔡兮

南北時臨陰晦貌也詩曰晝晝其暉駟素蚪而馳騁兮乘攀雲而相伴就

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之可明四馬曰駟蚪龍之無用者也楚詞曰駟玉蚪以乘

今六素蚪相伴猶道遠也伯夷孤竹君之子周武王時義士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楊雄反駁曰

將折中手重華則伯夷曰務光者曰時人也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至殷武丁時武

丁欲以為相光不從遂投于梁山時人不仕與務光辭相伴事相得故曰愈明愈明益也款子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定處欽

真人之美德兮淹跡跡而弗去莊子曰自成子高者虞時為諸侯至禹為天子乃

授授而耕其故也此下高曰昔堯理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勸不罰而人畏今子

所行兮遇許由於負黍物吾車於箕陽兮秣吾馬於潁潁聞至言

而曉兮兮還吾反乎故于淵慎猶遲疑北齊定也侯待也容與猶從容也莊子曰舜

之曲吾何以天下為哉遂入深山莫知所終許由字武仲堯時高士隱居箕山堯以天下讓由由

不之受問其意遂洗耳于樹水自去亭名在洛州陽城縣西南許由墓在其南林謂食馬以粟字

昭五德之精光自此以下既及故字乃欲尋覽天地光陰陽幽與謂深遠也維綱猶宗

信也龍青龍於滄海兮參白虎於金山鑿巖石而為室兮託高陽曰

養仙神雀翔於鴻崖兮玄武潛於巽巽伏朱樓而四望兮採三秀

之華英天有二十八宿辰龍虎鳳之形在地為四靈東方為青龍西方為白虎南方為朱雀

有麟甲故曰武聖宜稱所謂幽都也何既反故字欲鑿巖石為室託高陽之靈以養神仙又

假言龍虎之騰在於四面為其威援也前書曰仙人好樓居故云伏朱樓而四望也楚詞曰採三

秀於山間下連曰謂芝草也東觀記及前集秀字作奇與字作虛次下云食五芝之茂英前修之夸

節兮聖往昔之光勳披荆榛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前修也今人也

今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茂英高觀洋洋美

之岌岌長吾佩之陸離下馳注云傷已懷德不用故高冠長佩尊其威儀整斯服飾以異於眾也

六醴蓋六氣也楚詞曰餐六氣而飲沆瀣兮含五醴一曰龍仙芝似交

龍之相負服之為人極仙卿第一名然感芝之赤色有光其枝葉如金石之質折而續之即復如故

服之為太極大夫第一名燕脂芝其色紫彤如芙蓉上有燕象光明刺喉服 祿拜為太清龍虎

仙若第四名夜光芝其色青其實正曰知常芝其色如月光照 捷六枳而為籬兮築

蕙若而為室播蘭芷於中庭兮列杜衡於外術自此以下說歲宇庭除皆樹芬芳卉木喻已立身行道依仁履義猶植原危江維與薛莊初秋蘭以為佩之類也捷立也根亦木也晏子曰江南為檜

道依仁履義猶植原危江維與薛莊初秋蘭以為佩之類也捷立也根亦木也晏子曰江南為檜江北為檉檉之為木劣而多刺可以為籬此云六根東觀記作八根案周書呂刑篇曰嗚呼汝何敬非特何等非德德根維大人大人根維公公根維卿卿根維大夫大夫根維士登登皇皇根在國根維都都根維邑邑根維家家根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為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此為六惠香草也杜杜若也蘭即澤蘭也芷白芷也一攢射干雜靡蕪兮構木蘭與各存離一名約杜爾其狀若葵其臭如靡蕪蕪路也

新夷光扈扈而煬燿兮紛郁郁而暢美華芳羣其發越兮時恍惚

而莫貴非惜身之罔刺兮憐眾美之憔悴憐衆美也射干為真也蕪蕪似蛇狀味俱似桂而皮薄新夷亦樹也其花甚香扈扈光彩盛也暢通也郁郁香氣也羣盛也發越氣傍射也司馬相如曰煌煌扈扈照曜巨野又曰郁郁菲菲香發越恍惚猶輕忽也楚詞曰然罔刺而留滯上返曰罔刺不遇也衍彼罔斥沈淪猶草木之

常操處清靜以養志兮貫吾心之所樂大宅謂天地抗舉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樂音五孝反山峨

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鸞回翔索其羣兮鹿哀鳴而求其友

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此言所居之處山林飛走之狀也索求也詩曰求其友聲也詞百今曰散思兮覽聖賢曰自鎮嘉孔丘之

而間處兮守寂寞而存神鎮重也古之聖賢多固窮以守道故覽之以自鎮也孔子謂也老子曰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又曰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孰謂

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

之髮髯蓋隱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

松之妙節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曰願以境內累也莊子持竿不顧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使者曰寧生曳尾塗中乎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迎之子終出謝使者遂與妻俱逃而為人灌園孟子曰客居於陵故曰於陵子也至人守真養志言髮髯似之也子雖病一時而聲流萬古蓋隱居困約而反得道之極窮棲樁理入賢人之術離塵垢之窈冥也超然高邁配松喬之外節也惟

吾志之所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傲儻而高引兮願觀其從容庶幾

多短衍曰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北地女任氏為妻悍忌不得

畜媵妾悍忌兒女常自探井曰老竟逐之遂增堞於時任氏

顯宗即位又

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上有妻妾雖示之眇微尚欲諭制年其歲暮悞入黃泉遭遇嫉妒家道崩壞五子之母是尚存門五年已來自其歲暮以自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

守道與俗不同傲儻猶卓異也凡言觀者非在已之言從容猶在後也衍難

擯斥當年身窮志沮而今聞則于不朽操芳縣諸日月效曰願觀其從容

顯宗即位又

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上有妻妾雖示之眇微尚欲諭制年其歲暮悞入黃泉遭遇嫉妒家道崩壞五子之母是尚存門五年已來自其歲暮以自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

黃泉遭遇嫉妒家道崩壞五子之母是尚存門五年已來自其歲暮以自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

黃泉遭遇嫉妒家道崩壞五子之母是尚存門五年已來自其歲暮以自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

黃泉遭遇嫉妒家道崩壞五子之母是尚存門五年已來自其歲暮以自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

未安生首尾無罪無辜... 此婢不死如髮半午之間... 夫不補端坐化... 相劫詞語百車... 嗚呼天擊... 其情不... 則身... 出心... 歎曰... 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

集

見有一十八篇 肅宗甚重其文子豹

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為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

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

思厚款和之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不良比有去兩婦之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心之所好哉觀其書意似此妻又見山之長好儒學

教麗山下 鄉里為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

也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或從昏

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救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

是時方平西域呂豹有才謀拜為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

奏置戊巳校尉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

稱之復徵入為尚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

論曰夫貴者負執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

其然乎

史記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下道子方不為禮太子擊曰富貴者驕人

會戰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屣然奈何同之哉士負能而遺行也負恃也

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訾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怨義情難光

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自此以上皆華嚴多詞夫然後義直所已見屈

於既往守節故已彌阻於來情嗚呼衍為更始舉哀既降執義守直既行之於已先武屈而不用故言義直所以見屈于

既往也則守節之人見衍被黜彌阻於將來

贊曰譚非讖術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失詭違也言一人之道不同俱以違時成被擯斥也

體兼上才榮微下秩

馮衍列傳第十八下

馮川也屬國氏同同州

後漢書二十八

申屠剛鮑永鄧暉列傳第十九

後漢書二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註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為丞相剛質性

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史記曰史鮪字子魚衛大夫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

主爵都尉好直諫時人謂之汲直仕郡功曹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

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謂馮昭儀平帝祖母也衛謂衛嬖平帝母也

師交通仕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

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已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

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懼驚也音如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

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諫反刻猶虛也訪禁割論議罪之重者迺至腰

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旌幟也

曰馮無鍾鼓磬鐃置輅以待四方之士為幟曰鼓開四門之

擊鍾告呂事者振鐃語曰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播和帝王紀曰堯置鼓諫之鼓

路明四目之義也孔安國注尚書曰開四方之門未開者謂廣致臣聞成王幼

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不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尚書大傳曰武

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唯仁之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

言尚書曰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為相夫子

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小始免繩紲免繩紲也于帝即位時年九歲故云

被也紲或作祗也即位召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

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召安宗廟重社稷也

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

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召人無賢愚

莫不怨姦臣賊子召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係傳非古

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

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周公相成

後謂伯禽也周公身歷其難不令伯禽復加其難故配天郊祀

三十餘世伯禽至頃公為楚考烈王所滅霍光秉政輔翼少主

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其宗黨昭帝時霍光輔翼其子禹及兄

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霍光

傳皆召伊周之位據賢任之任

己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歎說苑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

之不如其已已止也言曰夫子持滿之戒老氏所慎持而盈

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

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

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群蠶且召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

而行擁眾而止無與憐於危亡也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謂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人任橫等

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召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

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尚書大傳曰帝之不恭厥極惡言之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極疾聽之不聞厥極貪心之不審厥極凶短折皇極不建厥極

也弱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

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

業文帝即位使將軍薄昭迎薄太后於代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五品五常之教也尚書舜命契

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一族裁與元職元散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

未然之符呂抑患禍之端上安稷下全係傳內和親戚外絕邪

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元后元帝后王莽之姑也違背大義其

罪歸田望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及

剛置殘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

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躬聖德舉義兵龔行天罰所

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車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

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躋人望為國立功可也永年今文尚書曰立功立

事可曰嫌疑之事聖人所絕呂將軍之威音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

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

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欲往於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口

度不俱牛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子之能我樂

在樹中角哀德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呂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

之恩而獲厚葬正苦刑罰軍家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呂决勝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語其家作三個人自殺下而從之此沒身不負然諾之信也今何畏何利

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言從漢可畏附蜀何利而又疑不火夫未

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呂忠言至諫希得為用

誠願反覆愚老之言豈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

歸與璽書曰愚聞專已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

有明聖之姿猶屈已從眾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呂獨

見為明而呂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

軍召布衣為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廊下屋也廟太廟也國動事必先謀於廊廟之所也

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

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銳之心

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執然也夫離道德

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曰忠孝顯聞是日

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微幸此何如哉夫天所

祐者順人所助者信易繫辭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

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也遺子海入質而肯之是傷父子之恩也

衆賢破膽可不慎哉囂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

出游剛曰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曰頭軻乘輿輪

帝遂為止初謂曰頭止車輪也上逸注楚詞曰物止輪木也時內外群官多帝自選舉加曰法理

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迺極撲索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剛

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係曰成其德帝並

不納曰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為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曰病去

官卒於家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屯留今路州縣也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為

王莽所殺莽輔政誅不附已者故殺宣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受尚書於伏生見前書事

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去音丘呂反初為郡功曹莽曰

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

擁護召曰為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為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

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容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

喪歸伏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迺歎曰我受漢茅土

王莽封五色土為社封諸侯則各別其方面土盡之者曰晉上草曰白茅使歸立社也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

也勅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

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與遂駕往永迺拔佩刀截馬當匈迺止當匈臣

也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

二年徵拜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

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為

中陽侯中陽今屬山西河郡永雖為將率而車服敝素為道路所識東觀記曰永好

文德行將軍當本早常倫路稱制尚時亦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即位遣

諫議大夫儲大伯風俗通曰儲姓齊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迺

收繫大伯東觀記曰封大伯為將軍於晉陽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

迺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

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幅巾謂不著冠帝見永問曰卿眾所在永離席

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臣其眾幸富貴故悉罷之幸希帝

曰卿言大而音心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

下關東良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

懷迺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東觀記曰水說下懷賜

永洛陽商里宅東觀記曰賜各陽上商里宅陸機洛陽記曰上商固辭不受時董

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迺拜永為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

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

下項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闕里解見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

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

行禮助吾誅無道邪迺會人眾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親視欲

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迺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

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為關內侯遷揚州牧時南土尚

多寇暴永召吏人瘐傷之後迺緩其銜轡銜轡喻法律呂攸御人也說死曰

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

矣故急於其銜轡者非千里之馭也

臣財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

戚貴重永昌事効良大不敬東觀記曰時良從送中郎將來欲喪還大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良怒門頭馬前承効

秦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欲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特張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迺辟扶風

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臣

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墓在今

東南北為所東西為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臣獲罪

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

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大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

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迺

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建武十五年歆坐由言免也永固請之不得曰此忤帝意出

為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城臯詔書迎

拜為兗州牧後道之官東觀記詔書迎下永曰石城後有兗州牧也永事三年

病卒子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昌事新主矣恥曰其眾受寵斯可昌

受大寵矣若適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警警猶也豈荷進之悅易曰情

納持正之忤難昌理求乎言請曲則易入剛直則難進也誠能釋利昌循道居方昌從

義方直也君丁之繁也

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賊太守

戴涉聞昱鮑永子有智略迺就謁請署守高都長高都縣屬上黨郡也昱

應之遂討擊群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為泚陽長政

化仁愛境內清淨東觀記曰此陽公題經後入繫獄其父母詣昱自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要不繫獄當死長無種魚涕泣求多貸備其言令將妻入獄昱

械止宿送任身有子荆州刺史表上之秀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

書使封胡降檄機而書也若今之露布也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

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官儀曰羣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凡制書皆璽封尚書今重封唯嚴

職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

之子復為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

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平費常三千餘萬昱迺上

作方梁石湫血渠也石為之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曰殷富十七年

代王敏為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得為郎建初元年大旱穀

貴肅宗召昱問曰旱既太甚將何言消復炎管對曰臣聞聖人理

國三年有成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有成功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

如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坐者在汝南昱時主劫之也繫

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

從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為虧宜一切還諸徙家

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東觀記曰時可

徒例訟入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詳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呂齊同法令息過人訟也四年代牟融為太尉六年

薨年七十餘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為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

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時郡學久廢德迺修起橫舍橫

也字又作費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

不勤服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於官子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

初德被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迺行

服闋遂潛於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於家

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潘天論曰周先妣氏封於燕河東有邳都汝南有邳君章音與古姑同而其字異然前書音義邳音之目及

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韓嬰也作詩內外傳嚴

專門教授見儒林傳明天文曆數王莽時寇賊群發惲迺仰占玄象歎謂友人

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爾雅曰中央鎮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

圖曰卯金刀名爲劉中國東南出荆州故爲漢分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

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

策者必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遂並素好士王莽曰穎川為左隊郡守為大夫遂姓並名風俗通曰遂秦邑也其大夫

氏焉遂音錄 惲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呂昌愚者呂亡昔伊尹自鬻

輔商立功全人鬻自街賣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因乃為有 惲竊不遜敢希

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成天德並奇之使署為

吏惲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傅說於巖築桓公取

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位也

師呂也仲也仲也仲也 非闕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投驥呂重任驥亦俛首

裹足而去耳惲曰驥自喻因自稱驥史記曰吳兵入郢申包胥走秦 遂不受署西

至長安迺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

月論衡止 合元包一甄陶品類前善志曰大極元氣合三為一謂三才木分包而為一

成象品 顯表紀世圖錄豫設表明也紀年也言天所設圖 漢歷久長孔為赤

制言孔丘作緯著歷運之期為漢家之制漢火諱赤也 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

順曰成德意者逆言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止天

下令就臣位轉禍為福上天兵戾謂禍 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願節盛

衰享受也永長也漢家受天長命重祿未絕勸 取之呂天還之呂天可謂知命

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竊盜也孔子曰賊 且堯舜不呂天顯自

與故禪天下堯舜感德天之所勸猶不自與呂 陛下何貪非天顯呂自累也

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

留神莽大怒即收繫詔獄劾呂大逆猶呂惲據經識難即言之使

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迺瞋目誓曰所陳

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迺與同郡鄭敬

南遁蒼梧遁隱也蒼梧山名也山海經曰南支蒼梧之丘蒼梧之川 建武二年又至

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惲名迺禮請之上為

將兵長史授呂軍政惲迺誓眾曰無掩人不備窮人屈辱不得斷

愛莫二十九

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憚諫

後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解見順武王不呂天下易一人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伐

紂至鮑水紂使膠鬲候周則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呂甲子日至膠鬲行天故能獲天地

之應剋商如林之旅天地之應謂夜雨止其陳白魚入舟之類也商殷號也旅將

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

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呂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

所殘暴呂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

京師而上論之上音時憚恥呂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

禮請呂為門下掾憚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東觀記曰子張

里成氏及子張病將終憚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憚歔歔不能言憚

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

而不憂也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不須于自推鋒子子張但目擊而已

也莊子曰目憚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呂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憚

因而詣縣呂狀自首令應之遲縣令不欲其自首請憚曰為友報讎吏

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呂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跌

而追憚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呂要憚曰子不從我出敢呂

死明心憚若不出獄自憚得此酒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欵請為功

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

訖欵教曰西部督郵錄廷後錄音廷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

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

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憚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憚

色貌司正主簿漢者觥謂爵也呂角為之詩呂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

外方內員言延外示方直而內實邪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惡

並作明府呂惡為善股肱呂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憚敢再

小雅曰兕觥其觥也酒思亦觥音古橫反

拜奉號歛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

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號哉歛意少解曰實歛罪也敬奉號遂受憚迺

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左傳曰舜臣堯乃流四凶族尚書曰舜流共工

羽山四罪而讒言弗庸孔任不行也補用也孔甚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尚

天下咸服也曰辰必喜哉憚不忠孔任是昭昭顯也憚自責不忠故才豸虎從政射虎會獸目既

陷誹謗又露所言露顯也又對衆顯罪莫重焉請收憚延曰明好惡歛

曰是重吾過也重也遂不讌而罷憚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

憚厚見其言忤歛迺相招去曰子廷爭絲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

其執必還言歛後必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三代之道直道而行也然道

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憚曰

孟軻曰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孟子對齊宣王

勸而不足曰舉一羽明足曰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新則王許之乎曰否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

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舉為不用力焉與新之不見為不川明焉有妙之

不見好焉不用力焉與新之不見為不川明焉有妙之

呂超北海諸人謂或不能疑疑不能也為長者折使語人曰我不為也非不能也此猶止

君之所不能疑也又曰則憚之心仁之端也為惡之心義之端也既有其直而不

其過也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障蔽也君謂歛也既有其直而不

死職罪也延退而憚又去不可敬迺獨隱於弋陽山中大陽縣屬汝南

山在縣居數月歛果復召延憚於是迺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

日憚志在從政既迺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曰為人也鳥獸

不可與同群論語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又老堯舜也

若為巢父許由則曰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步鶴等也重華舜子謂

來歸於松子亦松子也敬曰歸拜隱逸自謂同之劉向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今幸

得全軀樹類樹類謂還奉墳墓盡問學道敬汝南人今隱雖不從政施之

有政是亦為政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言隱遁好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

正性命勿勞神曰害生憚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

武連徵不到

謝志書曰徵開居不修人倫新遷都尉通為功曹廳事前樹時有清汁呂馬甘

正行不行同部授部舉李廉為上東城門候

不關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憚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迺迴從

東中門入東而中門也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繫于游田呂萬人

惟憂繁祭也尚書無逸曰文王不敢繫于游田呂萬人惟政之共也而陛下遠獵山林夜已繼晷其如社稷

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

東中門候為參封尉參封縣屬琅邪郡後令憚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

郭皇后廢建武十一年廢憚迺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

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

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憚善恕

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左右猶向背也言其齊等后既廢而太子

意不自安憚迺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正道下近危殆昔高宗

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繼介放逐季子家語曰曾參妻為鬻蒸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曾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季子

及請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帝

竟聽許憚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季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

人失火初匍匐樞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憚甄異之以為首舉後

坐事左轉芒長芒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北一名歸睢城東觀記曰芒前長沙太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憚不推劾故左遷也又免歸

避地教授避地謂隱遁也東觀記曰芒守丞韓翼受大盜丁仲錢阿推之加笞八百著書

八篇曰病卒子壽

壽字伯季善文章呂廉能稱舉李廉稍遷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

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類謂諸王也壽案察之無所容貸迺使部從

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近王宮置督郵舍以察王得失動靜失得即時騎驛

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於是濟國良懼並為遵節視事三年冀土肅清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為京兆尹郡多強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竦各相檢勅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効死莫有欺者呂公事免復徵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已誡國家是時憲征匈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議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呂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歌謠謂詩也禹置敢諫之幡解已見上禮記王爭臣七人以自鑒照此二白天子有臣七人考知政理違失

劉命太師陳詩觀民風鄭玄

陳詩謂家其詩而示之

此二白天子有臣七人

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鄧壽坐

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

考劾大不敬臣愚以為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

當誅今壽違眾正議臣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

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曰昌不曰誹謗為罪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平人之諤

天下曰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曰敢犯嚴威

不避夷滅蠲死瞽言非為壽也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未見顏色而喜言忠臣盡節曰死

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曰傷

塞晏之化鄭玄注尚書考靈輿云道德純備謂之塞竟容覆載謂之晏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

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

減死論徙合浦今廣州縣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州縣

贊曰鮑永沈吟晚迺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易曰先號咷而後笑謂初凶後吉也申屠

對策鄧暉上書有道雖直無道不愚

後漢書二十上

後漢書二十上

後漢書二十上

蘇竟楊厚列傳第十九

後漢書二十上

後漢書二十上

蘇竟楊厚列傳第二十上

唐章懷太子賢註

後漢書三十上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

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為講尚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典校

書拜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懼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

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昌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

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郡隨弟名竟病篤昌兵屬弟詣京

師謝罪拜侍中數月昌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南陽陰

縣為寇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而劉歆兄子龔為其謀主臣賢案前書及三輔決

兄下則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恙執事猶言左右也敬前人故呼其執事者爾雅曰送

也走昔昌摩研編削之才走謂疏走之人謙稱也爾司馬遷與任少卿書云牛馬走

友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劉歆為王莽竊自依依未由自遠蓋

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愚智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

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智果智伯臣也逝去也戰國策曰智

伯與韓魏共圍趙智伯之臣智果說智伯曰韓魏二主色動而喜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晉陽日暮將拔之而棄其利乃有宅心不可于勿損信者果見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其後韓魏乃及燕智陳平知項王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

伯三分其地果或作過陳平知項王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

陳平初事項羽後知羽必敗乃仗劍渡河歸漢見前書也聞君前權屈節北面延牙延容字牙穎節謂臣事也迺後覺

悟棲遲養德爾雅曰棲遲息憊也言後息憊養德不復事延不也詩小雅曰或棲遲偃仰先世數子又何曰加謂

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

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求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

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

求啓宜觀時變倚彊附大鎮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

祕經為漢赤制祕經謂祕之經即緯書也亦制附見那傳玄包幽室文隱事明包藏也言緯書玄祕藏於幽室文雖

是明也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也亮明也言漢承堯也則累之後以火德王承聖恭纂奪一時暗昧今定武中興必盛明也

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

宗氏屠滅非其効歟毛恭傳曰枝樹身支節也肉幹分三輔事曰縉切下段皇天所昌眷

顧踟躕憂漢子孫者也踟躕猶徘徊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狼目

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八大道焉可信哉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前書曰陰陽

書十六家有師曠八篇也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錯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星西

辰星久而不効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

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氏房前書曰天街問為天街氏房東方之宿歲星歲舍一次前次舍於氏房今不舍之是變常也昌為諸

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

宋之分東海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卯尾為燕分漁陽是也尾為燕分漁陽是也

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

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算度昌至於今

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算度昌至於今

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算度昌至於今

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東井南方之宿天官書曰北宮虛危羽林大軍筭或作舛或裴回藩屏或躡

躡帝宮帝宮北辰也藩屏兩旁之星也裴回謂旋繞也躡謂上下不去也或經天及明或潛藏久沈或衰

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盈縮猶進退也鉤形也偃蹇高而明大無禁制

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于往往錯互指麾妄

說傳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迺者五月甲申天有白

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

都也秦豐黎丘是時月入于畢畢為天網畢西方宿也主網羅無道之君故

武王將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史記曰周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於孟津也夫仲夏甲申

為八魁曆法春二月巳巳丁巳夏三月甲申十月辰秋八月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

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

至延牙營上散為數百而滅奎為毒螫主庫兵春秋合誠圖曰奎此二

變郡中及延牙士衆所共見也之故延牙遂之武當今均州託言發

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

之兵受歲禍也比卦坤下坎上坎為水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

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

焉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二十五人皆其一德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纍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

乎詩大雅曰莫莫葛纍施于條枚檉梯君子求福不回注云葛延蔓于木也回違也言不違先祖之道圖讖之占衆

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

公之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也史記曰周公以成王命伐殷殺管叔放蔡叔以服餘人封康叔為衛君景帝之

悅濟北呂不從吳濞之畔也濟北王志高帝孫齊王肥之子也吳楚父自更始

呂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滅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

彊梁不能與天爭扁鵲之見相候項王之微漢祖也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支持也左傳曰

之所壞不可支也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

人之甚也班固曰棲棲遑遑孔屠羊姑莊子曰楚昭王失國屠羊說楚非夏爵祿莊子曰楚昭王失國屠羊說

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夫國說失焉羊大王友茅焦于秦豈求報利秦始皇
國說亦反屠羊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遂不受也於咸陽宮又撲殿兩弟齊人茅焦解衣伏質入諫始皇乃盡忠博愛之誠憤滿不能
迎太后歸於咸陽萬茅焦為上卿其辭不受事見置苑也

已耳又與仲況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況與龔遂降龔字孟公

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三輔決錄注曰惟有孟公論可觀

劉孟公藏器於身用之無所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誦篇及文章傳

於世年七十卒於家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孫述將漢

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統秦中說文曰統厚有先祖所傳

祕記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為周循學

習元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統字仲通曾祖

建初中為彭城令一州大旱

淮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澍

自是朝廷災異多召訪之統作家法章句

及內讖二卷解說位至光祿大夫為國三老年九十卒統生厚厚

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迺託疾不言不食

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懼首九恩養加篤博後至光祿大夫厚少學統

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洛陽大水精漢志曰時正

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意鄧太后使中常侍承

制問之厚對曰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

國巫音紀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又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為中

郎太后特引見問曰圖讖厚對不合免歸袁山松書曰鄧后問厚曰大將軍

復習業犍為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卓特徵皆不就

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

召見問曰圖讖厚對不合免歸袁山松書曰鄧后問厚曰大將軍

松書曰統在縣水

節嘉禾生於寺舍人

北斗中以為貴相凶也又京師及

郡國四十一爾水鄧太后專政也

巫音紀

袁山松書曰鄧后問厚曰大將軍

不合復習業犍為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卓特徵皆不就

病自上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厄

春秋命曆序曰四百年之間閉四門聽外難

也宋均注云五七三百五十年

宜蠲法改憲之道

也

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

書褒述有詔太醫致藥太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為侍中特

蒙引見訪呂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感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

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

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三年西羌寇隴右明年烏

桓圍度遼將軍耿曄永和元年復上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

公有免者蠻夷當反畔是夏洛陽大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殿災

太尉龐參免荆交二州蠻夷賊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妃

黨當受禍

陰私也

明年宋阿母與宦者袁信侯李元等造姦廢退

阿母順帝乳母

山陽君

宋城也

後二年中常侍張達等復坐誣罔大將軍梁商專恣悉伏誅

每有災異厚輒上消救之法而闔宦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

冀威權傾朝遂為侍中不疑巨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

不答固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

名錄者三千餘人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古

禮曰聘厚

在禮謂以束帛加璧安車蒲輪等

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

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為立

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